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十九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三十八

集部

文選卷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賦

情善曰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於是最末故居於癸也

高唐賦

并序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

五臣無於

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

其上獨有雲氣岵

慈律

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

無窮

善曰漢書音義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其中有臺館爾雅岵者屢屨注謂山峯頭巉

崿然言雲氣形似於山

濟曰高唐觀名懷王時游雲

夢夢見神女自稱巫山神女乃於山下置此觀焉岵高

舉貌言雲之高

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

舉變轉容色

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

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

善曰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姚姬未行而

卒葬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楚懷王遊於高唐晝

寢夢見與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

於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

為高唐之客

善曰自言為高唐之客

聞

君游高唐願薦枕席

善曰薦進也欲親進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

王因幸之

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

岨善曰山南曰陽土高曰丘漢書

注曰巫山南郡巫縣阻險也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

下

音戶

善曰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

良曰朝行

旦

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向曰至朝視之如見雲雨之象故為立廟

號朝雲之廟

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王對曰其始出也暉

隊兮若松樹

音時

善曰暉茂貌樹直豎貌

其少

曰樹茂盛貌言朝雲茂盛如松哉

三

進也晰折兮若姣絞姬揚袂郭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

倡榮兮若駕馭馬建羽旗善曰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美人之舉袖

望所思也韓詩曰倡榮挺也疾驅貌周禮曰折羽為旗謂破五色鳥羽為之也言氣變改或如駕馬建旗也建

立也銑曰晰白姣美袂袖也倡湫子兮如風淒兮如

雨風止雨霽細雲無處所善曰湫兮涼貌詩曰風雨淒淒爾雅曰濟謂之霽郭璞注

曰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向曰湫淒皆涼也言雲氣如風雨之涼也霽晴也王曰寡人方今

可以游乎玉曰可五臣有也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

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泉

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之王曰唯唯

善曰

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廣閔也普徧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良曰言神之所居高敞廣遠可為萬物之祖至於怪異奇美不可具論說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

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

善曰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

上比類也赫然盛貌道路交互曲折曾重也謂橫斜而登

嶢巖而下望兮臨大阬

音池善本作丁兮切

之稿

畜水

善曰嶢巖石勢不生

草木說文曰秦謂陵阪曰阬周禮曰以瀦畜水字林曰稿積也與畜同翰曰登高下望臨大陵稿水之上阬

也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

普

洶洶

許其無

聲兮潰

胡

淡淡而並入

善曰

百谷者衆谷雜水集至山之下字林曰溝水暴至聲也說

文曰洶洶涌也謂水波騰貌潰水相交過也淡以冉切平滿貌向曰天雨初晴百谷之水皆騰涌淡淡並入

蓄水之所

滂洋洋而四施兮

孔

蓊蓊湛湛而不

善本

止長風至

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

善曰

蓊然聚貌湛湛深貌弗止謂不常靜或行郭象莊子

注曰麗著也爾雅曰如畝丘郭璞注曰丘有隴界如田畝素問岐伯對黃帝曰卒風暴雨風吹水勢波落而

隴起言風吹水勢浪

勢薄岬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

文如孤隴之附山
善曰言水之勢既薄岬而相激至迫隘之處其流交引而却相會
濟曰會合也言水觸岬相擊波濤自相迫

隘交引
而却會
岬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

善曰岬聚也謂

兩浪相合聚而中高也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尚書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孔安國曰海畔山也良

曰碣石海畔山平在水中言此水波礫歷碣善作礫石濤岸然而起爾如望碣石以浮海也礫

盧而相摩兮礫震天之礫礫水急石流自相摩礫聲罪而相摩兮礫震天之礫礫水急石流自相摩礫聲

動徹天說文曰礫小石也礫礫東石貌礫聲也字林曰礫大聲也韜曰礫礫皆礫石相摩之聲震天言聲大

也巨石溺溺之澆任澆任今沫末潼潼同而高厲善曰

大石也溺溺沒也澆澆石在水中出沒之貌沫水高低貌潼潼高貌厲起也向曰水觸大石溺溺而止澆澆

而下威沫潼潼然水澹澹而盤五臣作般紆今洪波聚於高厲之處

淫淫之溶溶淫音曳善曰說文曰澹澹水搖也紆回也淫淫去遠貌溶溶猶蕩動也銑曰水之

迴屈緩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普蓋反善

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又興聲霈霈而然上林賦曰

穹隆雲繞義出於此纂文曰雲若大波濟曰水相擊

涌波如雲起也猛獸驚而跳條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

豹豺兕失氣恐喙許鵠鶚鷹鷂飛揚伏竄善曰妄謂不

竄走也說文曰鷁擊鳥也與鵠切股戰脅息安敢妄擊

良曰禽獸聞水聲皆驚駭奔竄善曰股戰猶股栗也脅息猶翕息也於是水蟲盡

曰擊執也禽獸股戰鳥翕氣皆不敢攖執翰暴乘渚之陽善曰水蟲魚鼈之屬驚而陸處方言曰曬

魚鼈游焉鮒曰水族驚出鼃鼃鱣鱣連鮪于交積縱橫

陸處皆為日暴於渚之陽

鼃鼃鱣鱣連鮪于交積縱橫

皇振鱗奮翼蜚蜚危蜿蜿於中阪遙望

善曰謂張其鱗甲翼魚腮邊兩

鬣也蜚蜚蜿蜿龍蛇之貌

上言水中蟲盡暴摠色說之中阪之中猶未至山頂

銑曰皆失勢去水相望于中

上阪之

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

可殫形榛

士

林鬱盛葩華

五臣作葉

覆蓋雙椅

奇於

垂房杓

渠幽

切善枝還會

善曰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栗林也葩花果花長與葉間生自相覆蓋也雙椅

椅相屬也垂房花作房生也房椅實也還會交相合也

糾枝枝曲下垂也

毛詩曰其桐其椅注椅梧屬爾雅曰

下勾曰糾

濟曰雙椅

從靡澹隨波閣謁愛東西

施翼猗猗

五臣作椅猗椅音倚猗女倚切

豐沛

普蓋切五臣作霈善曰從靡言枝往來靡靡

然澹淡水波紋也閭闔者言木蔭水波閭闔然也東西施翼者謂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言東西則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猗猗柔弱下垂貌猗於宜切猗於危切良曰言林木繁茂隨風波而動如羽翼之布椅杼柔弱貌豐霈也綠葉紫裹去朱莖白蒂音帝善曰裹猶房也言多也

也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會籟音賴善曰左傳

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大小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聲濁五變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四會四懸俱會也又云與四夷之樂聲相會也向曰纖細也風吹細條似竽籟之聲竽笙屬籟簫也銑曰四會謂四方之聲與之相會合也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

寡婦寒心酸鼻

善曰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斷人氣禮記王制曰少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

戰慄也酸鼻鼻辛酸淚欲出也翰曰音聲感傷人之心使孤子寡婦增其悲怨酸鼻將泣貌長吏墮

許規切五臣作墮官賢士五臣失志善曰尚書曰股肱墮哉孔安國曰廢廢也失其本志

不知所為向曰長吏賢士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聞此聲皆廢官而失其本志

遠望使人心痺秦醉反善曰登高心痺此下謂至山上高處未至觀也痺病也盤岸

嶺官在五振陳磴磴五哀反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嶺官振字當作振字音振振

整也以盤石整渠岸也陳列也磴磴高貌方言曰磴堅也銳曰盤盤繞其岸也嶺振字音振振

陳謂陳列盤石險峻傾崎徒崖隤回巖嶇驅參差縱橫於其傍

相追善曰廣雅曰隤壞也說文曰墜下也陬子互五臣勢如相追濟曰皆山勢騰秀之貌作牙

橫梧

五臣作梧去聲

背穴偃蹠

音隻蹠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蹠塞如有

善曰廣雅曰陬角也偃

所陷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蹠陷也梧逆也路有橫石逆

當其前背卻也穴孔也卻又當山之孔穴良曰陬山

角也梧逆穴深蹠徑也言山角

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

似砥

止

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巔肅何芊芊

善作炫縣

耀

虹蜺

善曰交加者言石相交加累其上別有交加

水中如柱然此崖岸在巫山下者似砥柱山然說文曰

俗望山谷千千青也千與芊古字通言山高如虹蜺炫

耀其上

翰曰言山峻險如砥柱也

俯視

五臣

呼寥

窈冥

善曰廣雅曰峭嶭深直貌窈窈空深貌

不

見其底虛聞松聲

善曰言山下杳遠不見但空聞松聲向曰言谷之深邃

傾岸洋

洋立而熊經

善曰言岸既將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

銑曰洋洋流聲岸傾水急觀

者恐懼熊經如熊攀樹而立其身倭佝

久而不去足盡汗出

善曰謂阻險之處人所懼

見心自戰懼其下流汗而出也

悠悠忽忽怡

超張自

失

善曰悠悠遠貌忽忽迷貌言人神悠悠然遠迷惑不知所斷王逸楚辭注曰怡悵悵貌

使人心

動無故自恐責

奔

育之斷不能為勇

善曰動驚也言無有故對此而驚恐

孟賁夏育決斷之士今見此嶮阻亦不能為勇也斷丁亂切良曰賁謂孟賁育謂夏育皆秦武士對此皆懼

不能為

卒

措

愕

異物

不知

所出

縱縱

倚

莘莘

所

若生

於

鬼若出於神

善曰卒七忽切爾雅曰還見也午故切愕與還同言卒然復有驚愕之異物從旁而出

出不知所從來也縱縱莘莘衆多之貌言不可測知翰曰愕驚也言其異物卒然而出令人驚怪不知從來

縱縱莘莘然如鬼神出入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詭奇偉不可究陳

上至觀側地蓋底

止平箕踵漫

半行

以戰芳草羅生

善曰自此

已前并述山勢也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踵前濶後狹似箕衍平貌言山勢如箕之踵也向曰異物之狀不

可盡陳說銑曰山之形如簸箕之掌而寬大其上芳草羅列而生

秋蘭芷

善作

蕙江離

善作

載菁

音精

青荃

七射夜

干揭

起竭

車

居苞并

善曰廣雅曰菁華也

載則也皆草名西京賦注曰蘭香草也張揖曰江蘿香草郭璞曰江蘿似水薺射干烏蓮草也漢書音義曰揭

車香草也苞并叢生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善

也濟曰皆香草名也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善

靡靡相依倚貌天天少長也越香言氣發越掩掩言同

時發也掩同也良曰薄草叢也天天美貌越香謂香

氣遠越掩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善曰雀鳥

掩香氣貌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號善曰雀鳥

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王睢鸛黃正冥楚鳩姊

良曰下欲論鳥故先言其聲王睢鸛黃正冥楚鳩姊

歸思婦垂雞高巢其鳴喈喈當年遨遊善曰爾雅曰

郭璞曰睢鸛類又曰鸛鸛黃也郭璞曰鸛黃黑也方

言曰或謂翟黃為楚雀廣雅曰楚鳩一名嗶啁爾雅曰

鴛周郭璞曰子鴛也出蜀中或曰即子規一名姊歸鴛

胡主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云夷通鄉北過仁里有

觀山故光相傳云昔有思婦登此山絕望愁思而死因

以為名垂雞未詳高巢巢高也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

文選

遨遊未詳

翰曰皆鳥名也皆皆聲也遨遊戲也

更唱迭和赴曲隨流

善曰赴曲者鳥

之哀鳴有同歌曲故言赴曲隨流者隨鳥類而成曲也

何曰言鳥之唱和與流水合度

有方之士

羨門高谿

善曰史記曰方士皆掩口左氏傳注曰方法術也史記云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謦

谿疑是謦字

上成鬱林公樂聚穀

善曰蓋亦方士也未詳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

木公共也人共在山

上作巢穀食也

進純犧禱璇室

善曰

進謂祭也禱祭也

尚書曰神祇之犧牲牲用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崑崙之山有瑤宮璇室高誘曰璇

宮以玉飾宮也

濟曰純犧謂純色

醺肖諸神禮太一

善曰醺祭也史記曰宜立太一而親郊之良傳祝曰諸神百神也太一天神也天神尊敬稱禮也

良傳祝

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蒼螭垂旒旌旆合諧絢

抽大弦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

善曰傳祝已具神之語已具言辭即

祝所傳辭也畢竟也旒旌謂建太常十二旒雅聲正不

淫邪冽寒風也絢引也

翰曰祝告祭辭也駟蒼螭謂

以螭龍為駟也合諧旌旆相和之貌向曰祝告祭辭

也絢抽也言抽大樂之弦雅聲合清冽冽風增其悲哀

於是調謳令人怵

漂

候

隸

慤

七

慤

慤

慤

慤

慤

慤

慤

慤

縮氣也增益也

銑曰

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

善曰并悲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謳謳也餘皆哀慘貌

銑曰

於是乃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

善曰并悲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傷貌脅息

羽獵銜枚

梅

無聲

善曰相傳言語徧告衆士七畧曰羽

獵永始三年十二月上校獵周禮銜

銜

銜

銜

銜

銜

銜

銜

銜

銜

銜

銜

銜

銜

銜

枚氏下士鄭玄曰止語驚誼也枚狀如箸橫銜之濟

曰言布士卒如星之羅列也枚削竹箸銜之止語也

弓弩不發

伏侯

早不傾涉潏潏

朗莫

馳華華

音平

善曰

貌說文曰華華草貌

良曰果早

飛鳥未及起走獸未

及發弭

善作何

節奄忽蹄足灑血

善曰何問辭也言何節奄忽之間而獸之蹄足

已皆灑血節所執之節也

翰曰弭節猶少時也言

舉

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

善曰毛萇詩傳曰差擇也

向曰獲車載獸車也舉其

先得者其車已滿矣

銑曰言王將往觀必齋戒擇其

時日而簡輿玄服建雲旆蜺為旌翠為蓋

善曰冬王水

後往也黑服簡畧也省也翠翡翠也

濟曰玄服法服

風起雨

也簡擇輿車脩法服以雲蜺為旌旆翠羽為蓋

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

善曰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會與神女

相會良曰言如風雨之疾王至廟如發其蒙自暗與神會

思萬方憂國害開賢聖

輔不逮

善曰開導賢聖令其進仕用其謀策輔己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

利害開賢聖之路以補思慮之不及九竅通鬱精神察滯

五臣本無滯字

延年

益壽千萬歲

善曰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牖呂氏春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高誘曰

鬱滯不通也九竅通暢精神得以伺察故延年益壽

神女賦

并序濟曰神女即巫山神女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

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

其夢若何王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

擾擾未知何意

善曰晡日昃時也恍惚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悅

紛擾擾神志陵亂貌

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

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

復見所夢玉曰狀如何也

善曰髣髴見不審也有記如有可記識也罔憂也撫覽也

見神女也王善作玉

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

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瓊姿瑋態不可勝讚

善作贊濟曰瓊美

之態不可盡舉而讚

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

善曰韓詩曰東

方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

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

善曰毛詩曰月出皎兮毛

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煜兮如

花溫乎如瑩

音榮

善曰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薜華

盛貌良曰言神女之貌光色如花溫潤如玉

五色并馳不可殫

丹

形詳而視之

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織綺績盛文章

善曰馳施綺五色也蒼頡

篇曰績似纂色赤胡憤切綺績羅繡也言衣服盛多文彩也

翰曰極服妙綵照萬方振

繡衣被袿

圭裳襪

五臣作襪

不短纖不長

善曰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

說文曰襪衣厚貌如恭切曰襪肥纖細也言長短合度

向

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

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

唾

被服

他

薄裝

善曰裔裔行貌婉美

貌方言曰嬌美也說文曰佻好也與婉同又佻可也言薄裝正相堪可

銑曰婉若游龍乘雲翔謂輕妙婉弱

也佻宜也

沐蘭澤含

五臣作舍

若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

賜

善曰沐洗也

以蘭浸油澤以塗頭旁宜侍王旁卑

王

曰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

五臣作妖

麗兮含陰陽之渥飾

善曰言神女得陰陽厚美

之飾良曰渥飾謂含天地渥厚之美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

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嫱祥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

比之無色善曰慎子曰毛嫱先施則天下之美妓也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易之以玄錫則行者

皆止先施西施一也良曰毛嫱西施皆古之美妓也若對此神女則必鄣袖掩面不敢程比姿式近之

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

尚善曰近看既美復宜遠望也孰誰也克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翰曰既妖美而有姿望骨法殊異正

合侍君也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疎不可盡暢他人莫

覩王覽其狀其狀我我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妹兮苞

溫潤之玉顏

善曰暢申也。未可申暢已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毛萇詩傳曰妹美色也。禮記曰

玉溫潤而澤仁也。美也。言豐盈敬美顏色。溫潤如玉。

向曰莊敬妹。

眸子炯迥其精朗兮

瞭了多美而可觀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銑曰眸子瞳子也。炯朗也。

眉聯

娟似蛾揚兮朱唇的其若丹

濟曰聯娟微曲貌。

素質幹之醲

龍女

實兮志解泰而體閑既婉

居委

嫿獲於幽靜兮又婆娑乎

人間

善曰言志操解散奢泰多閑不急躁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娑猶盤桓也。說文曰婉嫿好貌。廣

雅曰嫿好也。韓詩曰靜貞也。靜也。言習閑靜於幽隱之處。婆娑放逸貌。

良曰婉嫿

宜高殿以

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

珊善曰翼放縱貌如鳥之翼隨意放縱如霧也翰曰宜置高殿之上翼然使放縱自寬也

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善曰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視

精若水波將成瀾也向奮長袖以正衽而曰言如流水欲為波瀾今立躑躅

而不安善曰說文曰衽衣衿也自衿嚴也言奮去長袖以正衣衿也躑躅反側貌澹清

靜其情淫嫫臣作慙一計切五今性沈詳而不煩善曰澹靜貌

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不躁也韓詩曰惜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靜

厭厭注云善本作瘞列女傳注曰瘞深遠也濟時容

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五臣作元意似近而既遠兮

若將來而復旋

善曰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靜不測是復為遠也將來可親之意更遠也謂

復更遠也旋同也

褰余幃

傳

而請御兮願盡心

五臣作盡盡

之惓惓

首摧反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幃牀帳也良曰幃帷也惓惓盡心貌

懷貞亮之絜清兮

卒與我乎相難

韜曰卒終也終與我相難而不相近

陳嘉辭而云對兮吐

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

而未結兮魂煢煢

善作煢

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揚

音而哀歎

平

頽

并音

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

善曰精神

也未結猶未相著煢煢然無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諾猶不當其心廣雅曰頽色也方言

曰頰怒色青貌歛容也蒼頡篇曰薄微也捉頰色自矜持也

向曰亨通也言神雖許通竟未結愛也

銑曰

頰色干求也言頰色薄怒自守持則不可犯觸而求之

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整衣

服歛容顏顧女師命大傅

善曰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德今神女亦有教也毛詩序

曰尊敬師傅又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傅

翰曰言神女搖鸞珮整容顏命女師女傅將歸也歡情未

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

音將

善曰遷延却行去也廣雅曰首向也

向曰言將去未行之間又迴顧相向目略微眄精

彩

五臣作采

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

副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

善曰目畧輕看精神

光彩相授與也猶未即絕怖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氏傳豎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銑曰訖徊腸傷氣顛倒失據闇上然而冥忽不知究皆盡也

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善曰毛萇詩傳曰據

依也濟曰徊腸傷氣惜離別也闇然冥忽失所夢形象也言此懷抱誰人可言惆悵至明而求之

登徒子好色賦并序

宋玉

翰曰宋玉假設登徒子之詞以為諫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

善曰大夫官也登徒姓也

子者男子之通稱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短說其罪闕也良同善注玉

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

五臣作詞

又性好色

善曰閑靜也麗美也微妙

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翰曰言玉容貌美麗能為幾微之詞

願王

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

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

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

善曰遣自解說也

有說則止

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

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

善無臣字

東家之

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

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

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

冰雪

向曰眉色如翡翠之羽肌膚之白如雪

腰如束素齒如含貝

善曰莊子孔子謂盜

跖曰將軍齒如齊貝貝海螺其色白

銑曰素白白貝玉也

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嫣然笑貌陽城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

濟曰陽城下蔡楚之二

郡名蓋貴人所居中多美人

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也

善曰

字林曰窺傾頭門內視也又小視也

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摩力耳齒

力耳齒

牛肩歷齒

善曰莊子曰蓬頭突鬢爾雅曰摩病也說文曰齒張口見齒也歷猶疎也

良曰齒肩謂

語而露齒也歷齒謂齒稀疎

旁行蝸

央樓

又疥且痔

音堆善曰蝸樓偃樓也

廣雅曰偃僂曲貌說文曰疥瘡也痔後病也登徒子悅

翰曰旁行行不正也螭僂身曲也疥瘡也

之使有五子王熟

善作孰

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

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為

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

善曰章華楚地名大

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襄王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
昏鈍邪僻之臣章華大夫自謙不如彼之登徒所說也
言宋玉之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
況宋玉乎臣章華大夫自謂向曰章華大夫亦假言
之也大夫言玉稱此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大王
自謂守德不如此

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

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

善曰九土九州之土五都五方之都鉅同

善注出咸陽熙邯

寒

鄆丹

從容

鄭衛

漆

臻洧

之間

善曰熙戲

也毛詩曰漆與洧方渙渙兮毛萇曰漆洧鄭兩水名是

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

鶉

鶉

鶉

鶉

羣女出桑

善曰

曰倉庚鶉鶉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

良曰鶉鶉鳥名鶉鶉鳥聲言羣女出游於桑也此郊之

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

美曰姝

臣觀其麗者

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

音墟

善曰

毛詩曰

遵大

路兮攬子之祛兮稱

此詩若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 向曰大夫自稱觀麗
者稱詩以贈大路詩篇名也言逢美者攬衣袖欲與同

歸也祛

贈以芳華

五臣作花

辭甚妙

善曰折芳草之華以贈之為辭甚妙

欲贈芳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
鮑曰芳花芳草也折芳誦詩以贈此女

於是處子怳

況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

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

善曰處女未嫁者怳失意之貌體疎相離殊遠謂異於未贈花

前所視

濟曰處子女子也言若有相望而又守禮不來情意已密而形體疎也

復稱詩曰寤

春風兮發鮮榮絜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

生
善曰復報也寤覺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齋莊也言自絜貌矜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芍藥花欲

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己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恨之辭也良曰處子稱詩以答大夫也寤見也言見春發萬物之榮乃絜齋戒以待惠和之音而今贈我大路之詩我則不如無生也

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

五臣作詞

相感動精神相依憑

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楚佳故足稱也

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善曰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折登徒言多微

詞宋玉雖不逮大夫之顧義而不同登徒之好色故不退也翰曰雖以微詞精神相感而已執義守禮終不

差失如此故足稱於王

洛神賦

并序 善曰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曹子建

也翰曰魏曹植字子建魏武帝第三子

曰陳思王洛神謂溺於洛水為神也植有所感託而賦焉善日記曰植初求甄逸

女不遂后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

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

植甄后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

已為郭后讒死帝意尋悟因留宴飲仍以

枕資植植還度輟輟將息洛水上因思甄

氏忽若有見遂述其事作感甄賦后明帝

見之改為

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

曰宓妃

翰曰黃初文帝年號京師洛陽也還還雍丘也斯水洛水也

感宋玉對楚王

說

善無說字

神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詞曰余從京師

善作域

言

歸東藩

善曰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從封殖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三年行幸

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宮然京城謂雒陽東藩即鄴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

銑曰京

師洛陽也東藩雍丘也

背伊闕越轅還轅

袁

經通谷陵

景山

善曰史記吳起曰然之居伊闕漢書沛公從轅轅臣瓚曰在緱氏東南也華延洛陽記曰城南五十

里有大谷舊名通谷河南郡圖經曰景山緱氏縣南七

里濟曰背遠也伊闕龍門山越踰也轅轅版名景山

作五

稅駕乎衡

胡庚

山名經謂涉歷也

臯秣馬乎芝田

善曰衡杜衡也臯澤也嵩高山記曰山上有神芝十洲記曰鍾山仙家耕田種

芝草 良曰殆危煩疲也馬疲故車殆也稅舍也蘅皋香草之澤也秣駟飼馬也芝田地名也容與乎

楊五臣作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思散善曰楊林

地名生多楊因名之移變也情思消散如有所悅 翰曰言精神思緒忽然移散俯則未察仰

以殊觀觀一麗人於巖之畔爾廼援御者而告之曰爾

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五臣作此豔也善曰未

的審所觀殊異也毛詩彼何人斯 向曰覲見豔美也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

名曰宓妃則君王之所見也無廼是乎其狀若何臣願

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善曰邊讓章華臺賦

曰體迅輕鴻榮曜春華神女賦曰婉若游龍乘雲翔翻
翩然若鴻鴈之驚婉婉然如游龍之昇向曰神女之

體翩輕如驚鴻
婉媚如游龍也
榮曜秋菊華茂春松
善曰朱穆鬱金賦
曰比光榮於秋菊

齊英茂於春松
銑曰秋菊
春松其盛而神女榮茂過之
髮髯兮若輕雲之蔽月飄

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
善曰
正歷

曰太陽日也
濟曰言輕
妙光彩似之太陽日也
迫而察之灼若芙渠出淥波

穠纖得中
善作
脩短合度
善曰神女賦曰穠不短纖不
長良曰迫近視之灼然如

蓮花出淥波也
翰曰穠肥纖
細也言肥細長短正合體度
肩若削成腰如約
善作

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
善曰魏都賦曰擬華山之削成
劉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

登徒子好色賦曰腰如束素束素約素謂圓也楚辭曰

小腰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相如美人賦皓

質呈露呈見也延秀皆長也向曰言肩膊如刻削而

成也約束素白也頸亦項也皓白也言長項質白皆露

也之芳澤無加鉉華不御善曰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

粉張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為鉉華兮患離塵而無雲

光銑曰芳澤香油鉉華粉也言不施於首面也雲

髻我我脩眉聯娟善曰毛詩曰鬢髮如雲神女賦曰眉

而細也濟曰雲髻美髮如蛾揚我我高如雲也脩長曲

雲也脩長也聯娟微曲貌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

善睐賴靨葉輔承權善曰神女賦曰眸子炯其精朗離

騷曰靨輔奇牙宜笑嗎王逸曰美

人頰有靨輔也權兩頰睐旁視也良曰眸子

也善睐謂美瞻視也言靨文之生輔承其頰環姿豔

也

文選

子

逸儀靜體閒

善曰神女賦曰瓌姿瑋態又曰志解泰而體閒儀靜安靜也體閒謂膚體閒暇也

翰曰言姿態美逸威儀體德皆閒雅也

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

善作

代骨像應圖

善曰柔弱也綽寬也神女賦曰骨法多奇應君之相應畫圖也向曰言情志寬和

然於言辭骨法披羅衣之瓌粲兮珥

二

瑶碧之華琚

音居

善曰瓌粲衣聲山海經曰和山其上多瑤碧毛詩曰報之以瓊琚毛萇曰琚佩玉名銑曰瓌粲明淨貌珥猶

服也瑤碧皆玉也

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太

皇后花勝上為金鳳以翡翠為毛羽步搖貫白珠八劉

駒除玄根賦曰戴金翠珥珠璣劉熙釋名曰皇后首飾

曰副翰曰首飾謂釵冠之屬言黃金翠羽裝其釵冠綴明珠於上以光耀其首也

踐遠游之文

履曳霧綃之輕裾

善曰繁欽定情詩曰何以消滯憂足下雙遠遊有此言未詳其本神女賦

曰動霧縠以徐步

劉曰俗傳鮫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兪也

向曰遠遊履名文謂

文飾也霧綃薄縠也裾裙裾也

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

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蔭桂旗

善曰芳藹芳香晦藹也楚

辭曰建雄虹之采旄又曰辛夷車兮結桂旗

銑曰微

猶映也踟躕徘徊貌言映幽蘭徐步徘徊於山之隅角

濟曰縱體輕舉之貌嬉游也旄旌屬舉以號令桂旗謂以桂為旗竿也

攘皓腕於神滸

荒古

兮采湍瀨之玄芝

善曰毛詩曰在河之許毛萇曰許水涯也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傳瓚曰

瀨湍也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

良曰洛神游之故云神滸

余情悅其淑美兮心振

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歡兮託微波而通辭

善曰毛詩曰子無良

媒 翰曰悅其美恐不見眷故心振動不樂既無良媒通接歡情故假託風波以達言辭

願誠素之

先達解玉佩而要

平

之嗟佳人之信脩羌習禮而明詩

抗瓊琚

帝徒

以和予兮指潛淵而為期

善曰要屈也佳人信脩整習禮謂立

德明詩謂善言辭古人指水為信如有如白水之類也琚玉也潛淵謂所居也

向曰願達心素故解所珮玉

乃將要而與之歎神女脩信習禮抗舉瓊玉以應和我指所居之川為期會水居曰潛

執眷眷之

歎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之棄言兮悵猶豫而狐

疑

善曰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

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去爾雅曰猶如麋善登木此獸情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久久無度後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水行且聽且渡故疑者稱狐疑 銑曰靈神也言我持疑誠於神恐此神誑我也鄭 收和顏而靜志交甫同善注恐復如之故悵然狐疑

兮申禮防以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傍

五臣作彷徨善曰申展

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河靈河伯也東阿所謂洛靈 濟曰言收靜容志以禮自持約也 良曰洛靈洛神也感 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謂其申禮自持

若將飛而未翔

善曰陰去陽來也邊讓章華臺賦曰縱輕軀以迅赴若離鵠之失羣言如鶴鳥

之立望翰曰言神之光彩或明或闇如鶴之立似將飛矣而未翔舉

踐椒塗之郁烈步

衡衡薄而流芳

善曰椒塗衡薄言芳香也郁烈香氣之甚向曰椒塗以椒泥飾道也薄叢生

也言神步超長吟以永暮兮聲哀厲而彌長爾廼衆靈雜

選徒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

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歎匏瓜之無匹

善有兮字

詠牽牛之獨處

善曰厲急也雜選衆貌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離騷所

謂相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間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織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

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之傍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瑀止怨賦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俱有此言然無匹之義未詳其始銑曰眾靈眾神也雜選言多也南湘二妃湘水神也謂舜妻娥皇女英游女漢水神也皆攜游戲匏瓜星名獨在河鼓東故云無匹牽牛星名在河之傍與織女相隔故云獨處此惣無伉儷之耦故咏歎之以感陳王

揚輕桂圭

之綺靡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

陵

五臣作凌波微步羅韞

月生塵

善曰陵波而韞生塵言神人異也洛靈即神而言若

者夫神萬靈之惣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為非神也淮南子曰聖人行於水無跡也眾生行於霜有跡也說文曰韞足衣也向曰桂婦人之上服也迅疾也言疾如鳧鳥之飛也微步輕步也步於水波之上如塵生也

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

潤玉顏

善曰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觀其顧眄精光顏色如玉之溫潤也

良曰含辭未

吐氣若幽蘭

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謂含言辭未吐芳香之氣皆如幽蘭也

華

容阿可娜

奴

令我忘餐

善曰張衡七辯曰螭螭之領阿娜位顧杜篤禊祝曰懷季女使

不餐良曰思此之美遂忘其餐

於是屏

併

翳收風川后靜波

善曰王逸楚辭

注曰屏翳雨師名虞喜志林曰韋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然說屏翳者雖多并無明據曹植結洛文曰河伯

典澤屏翳司風植既皆為風師不可引他說以非之川后河伯也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

河中而溺死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水仙向馮夷曰屏翳風師也川后河伯也言使收靜其風波也

鳴鼓女媧清歌

善曰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女媧作簧暴辛為瑱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

暴辛周平王時諸侯銑曰馮夷水神女媧造笙簧者使之擊鼓唱歌

騰文魚以警乘鳴

玉鸞以偕逝

善曰騰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警戒也楚辭曰文魚兮失瀨又曰將騰駕兮

偕逝神女賦曰搖珮飾鳴玉鸞楚辭曰鳴玉鸞之啾啾濟曰既是水神故文魚為之警乘也偕俱逝往也

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

善曰春秋命歷序曰有神右耳蒼色大肩駕六

龍出輔號曰神農儼矜莊貌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漢武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

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來神以雲為車而馭龍也容裔行貌

良曰鯨鯢踊而夾轂水禽

翔而為衛於是越北沚止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

善曰北海

魚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毛詩曰領如蝤蛸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翰曰以鯨鯢水禽為侍衛也

泣小水也領頸也清陽眉目動朱脣以徐言陳交接之間也紆迴言迴首相視也

大綱恨人神之道殊

善有

怨盛年之莫當抗羅袂以掩

涕兮淚流襟之浪浪

音郎

善曰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

情楚辭曰擘茹蕙以掩涕兮沾予襟之浪浪良曰神動眷陳交會之意言幽明道異深怨此盛年不得與君相當因舉袖掩涕淚浪浪然流於衣襟

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異鄉

無微情以效愛兮

五臣無

獻江南之明璫

善曰良會夫婦之道鄉猶

方也淮南子曰禮豐不足以效愛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璫銑曰悼傷也傷此會永絕各往異鄉空此微情

不足效愛故脫明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忽不

瑤獻之璫耳珠也

善曰太陰衆神之所居漢書

悟其所舍張神宵而蔽光

音義孟康曰宵化也濟曰

太陰鬼神道悟見也宵闇冥也言忽

於是背下陵高足

往神留遺情想象顧望懷愁

善作怨善曰楚辭曰思

無物可樂顧望懷愁

良曰足雖往冀靈體之復形御

矣心留在神所想其形狀顧望生愁

輕舟而上泝素善作同浮長川而忘反思縣縣而增慕夜

耿耿而不寐露繁霜而至曙

善曰遡逆流向上也縣縣

又曰正月繁霜

賴曰靈體神也形見也言冀望此神

復見浮舟上水以候之既不能見思慕耿耿露霜不寐

文選

三五

明也而至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張

盤桓而不能去

向曰僕夫馭人東路東藩路也
銑曰抗舉也盤桓不進也

詩

補亡詩六首

四言并序 善曰補亡詩序曰哲與
同業疇人肆脩鄉飲之禮然所詠之

詩或有義無辭音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
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東廣微

翰曰王隱晉書曰東哲字廣微陽平人
也賈謐請為著作嘗覽周成王詩有其

義亡其辭惜其不
備故作辭以補之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善曰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
其辭于夏序曰南陔廢則孝

友缺矣陔隴也

向曰言南者南方

循彼南陔言採其

蘭

善曰言蘭芬芳以之故已循陔以採之喻已當自身盡心以養

母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

善曰庭闈親之所居

眷戀思慕也言我思歸供養心不暇安居謂未仕者無

有游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盤游無度濟曰彼居

之子謂未

仕之人也馨爾夕膳絜爾晨餐

善曰言相戒盡心以養良曰相戒馨絜其朝

夕之循彼南陔厥草油油

善曰草油油而從風喻已亦當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歌

曰麥秀之漸漸禾黍之油油鄭玄禮記注曰油

然物始生好貌翰曰厥其也油油喻柔順也彼居之

子色思其柔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

善曰言承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為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羞有滋味者向曰

羞食有獺有獺在河之塗侯凌波赴汨筆噬誓魴防捕

鯉善曰禮記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字林曰汨深

水也以養也洩水涯也汨急流

也噬嚙捕執魴鯉美魚名嗷嗷五林鳥受哺于子善曰

日純黑而反哺者鳥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

濟曰嗷嗷聲也言鳥鳥之微亦聲鳴受哺於子養

隆敬薄惟禽之似善曰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

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

愛而不能敬也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

有供養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濟曰養厚敬薄者與

鳥相勗增爾虔以介丕祉善曰鄭玄毛詩箋云介助也

似也毛義詩傳曰祉福也翰曰

勗勉虔敬丕大也言
勉增爾敬以助大福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善曰言孝子養父母常自絜如白
華無黧污也子夏序曰白華廢則

廉恥缺矣

銑曰

白華美廉恥也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

言孝子事父母亦復絜己如白華

白華朱萼被於幽薄

善曰毛詩曰萼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萼纂要曰草叢

生曰薄此喻兄弟比於華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

衆雜方於華萼自然鮮絜濟曰喻孝子事父

母絜白如朱萼承白華於幽薄之中而鮮絜也

梁梁門

子如磨如錯

善曰毛詩曰梁梁衣服周禮曰正室謂之

門子謂適子代父當門者如磨如錯自警厲也

終晨三

省匪惰其恪

善曰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

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陳思王魏德論曰位冠萬國不惰厥恪翰曰盡一日三度省察己之所行事非敗惰其勤恪也匪非也白

華絳跌在陵之馭

子溝反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附莠足也附與跌同馭山足也向曰絳

紅色也跌花

菁菁練所士子湟而不渝

善曰菁菁鮮明之貌論語不曰白乎

湟而不緇渝變也言孝子之鮮明

雖染不變也

竭誠盡敬疊疊忘劬

善曰毛萇詩傳曰疊疊勉勉也

濟曰

白華玄足在丘

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

善曰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應劭風俗通

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

梁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欲澹爾淵清良曰堂堂出衆貌言孝子不得有所營欲

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善曰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玷辱先人王逸楚辭注曰點汙也點

與玷古字通 良曰侔法黜汙
也言鮮絜法於晨葩無所汙辱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善曰子夏序曰華黍廢則畜
積缺矣 向曰華黍美時和

歲豐 黜黜徒重雲習習

善作輯輯和風 善曰黜黜黑貌毛詩
曰習習谷風毛萇曰

習習和舒之貌輯與習
同 銑曰言風雨以時 黍華陵巔麥秀丘中

善曰毛詩
曰黍稷方

華微子有麥秀之歌鄭玄曰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
麥 濟曰陵巔丘中各以地所宜也華秀皆茂盛也 靡

田不播九穀斯豐

善曰尚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
生九穀稷黍秬秠稻麻大小豆大小麥

良曰靡無也言無地
不播種九穀從此豐稔

奕奕玄霄濛濛甘雷黍發稠 直
留

華禾

善作
亦

挺其秀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奕奕光也玄黑
也霄雲也毛萇詩傳曰濛濛雨貌凡

水下流曰雷廣雅曰稠概也概居致切毛詩曰實靡田
發實秀 翰曰玄霄和氣也甘雷雨也挺出也

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下不植芒芒其稼參參今所

其穡善曰芒芒多貌參參長貌種曰稼歛曰穡許我王

委充我民食善曰公羊傳曰君子之為國也以有三年之委尚書八政一曰食 銑曰委積也言

為王之穡積 玉燭陽明顯猷翼翼善曰爾雅曰四氣和以充人食 謂之玉燭廣雅曰翼

翼明貌猷道也 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善曰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之道理而生也子夏序

曰由庚廢則陰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善曰尚書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

陽失其道理矣

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喻王者之德羣生仰之
以安 翰曰夷平也蕩蕩平道萬物從之而生也 蠹蠹

庶類王亦柔之

善曰毛萇詩傳曰蠹動也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柔安也也言庶物之類

王者以道安之

道之既由化之既柔

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于

善作在在

草魚躍順流四時遞

謝八風代扇

善曰萬物既由於道羣黎又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隨時也獸在草魚躍順

流言皆得其時也得其所故時和

八風不失節八風八方之風也

纖阿

案晷星變其躔

直連切五臣作星躔其變善曰淮南子曰纖阿月御也顏延年纂要曰景曰

晷呂氏春秋曰月躔二十八宿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音義曰躔舍也

翰曰躔星次也言星月各按其晷

次不失

五緯

善作

不愆

善作

六氣無易

善曰尚書云曰雨曰暘曰燠曰

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左傳醫和謂晉

侯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改也謂不改其常行

也

良曰同善注

言無錯逆變易

惛惛我王紹文之跡

善曰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

惛惛杜預曰惛惛安和貌我王成王也此詩成王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跡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善曰萬物生長於高丘者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

序曰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

愛植物斯高動

類斯大

銑曰藹藹茂盛貌植物草木也動類禽獸也言各得所宜而高大

周風既洽王

猷允泰

善曰周周室也毛詩曰王猷允塞濟曰泰通也言周室風化既洽王道信通上下

漫漫

莫方輿迴迴洪覆

善曰淮南子曰以天為蓋以地為輿曾子曰天道曰員地道曰方

方輿地也洪覆天也漫漫迴迴大貌

何類不繁

五臣作煩

何生不茂物極其性

人作民永其壽

善曰易乾鑿度曰統者在上方物常在五位應時羣物遂性漢公孫弘對策曰

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

翰恢恢大圓茫茫九壤

善曰

老子曰天網恢恢九壤九州也左傳曰茫茫九土向曰恢恢茫茫皆大也大圓天也

資生仰化

于何不養人無道天物極則長

善曰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易曰至哉

坤元萬物資生言物盡其性咸生長也莊子曰終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智之盛也年未三十而死曰夭言無

夭折之道也銑曰言天地養萬物皆極其性而無夭傷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善曰言萬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儀也毛萇詩傳

曰儀宜也蒼頡篇曰宜得所也子夏詩序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肅肅君子由儀率

性

善曰爾雅曰肅肅敬也郭璞曰容儀謹敬也禮記曰率性之謂道良曰君子敬其容儀以從道

明

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萃平

五臣林善曰爾雅作于林曰明明察

也郭璞曰聰明鑒察也爾雅曰后辟君也毛詩曰依彼平林有集維鷗翰曰言明君以仁愛為政則魚鳥各

得其性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其心時之和

矣何思何脩

善曰賓謂羣臣也時既和平矣何所思慮何所脩治易曰天下何思何慮王弼曰一

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脩之為向曰遠賓皆寫其誠

信明主盡心撫之

文化內輯武功外悠

善曰輯和也言以文化輯和於內用武德加於

外遠也悠遠也

向曰言

文化和內武功及外而遠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五言

善曰陳郡謝錄曰玄字幼度領徐州牧苻堅傾國大出玄為

前鋒射傷苻堅陣殺苻融封康樂公靈運述

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父龕定淮南負荷世

業尊主隆人逮賢相徂謝君子道消拂衣蕃

岳考卜東山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謝靈運

善曰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初辟琅邪

王大司馬行參軍後為臨川郡太守為有司

所糾徙封廣州遂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

於三江口纂取謝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罰
詔於廣州棄市 銑曰述其祖謝安謝玄之
德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善曰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己高誘曰輕天下而重己也天

雲言高也曹植七啟曰獨馳思乎天雲之際濟曰達人賢達之人謂祖玄也貴我謂輕物重身也言情之高屬及於天雲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

善曰纓繞也垢滓也氛氣也謂世事皆惡

不相纓繞不離塵霧嵇康書曰子文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良曰言兼有濟物之心不為塵垢所

纓經改生藩魏國展季救魯人

善曰魏都賦曰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千

木之德自解紛也幽通賦曰木偃息以蕃魏兮展季柳下惠也列女傳曰柳下惠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

今遂盜曰惠翰曰段弦高犒晉師仲連却秦軍善曰呂氏

春秋曰秦將興師伐鄭賈人弦高過之曰此必襲鄭乃

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

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使內也術也視也於邊候暗之道

也迷惑陷入大國之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名也音

晉今為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以師枯犒故饋

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曰犒勞也史記曰魯仲連

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

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起再拜

請出秦將聞之臨組乍不縶薛對珪寧肯分善曰史記

為卻十五里

欲封魯連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臨組不肯縶對珪

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王逸楚辭注曰縶繫也據仲連

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

之珪璧執以為瑞信今仲連不受齊趙之封爵明其不

肯分珪也
銑同善注

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

善曰思惠及物而不受賞言勉

其志不與衆同故言絕人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茗茗條歷千載遙遙播清

塵清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

善曰明哲謂祖玄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周易曰

君子以經綸

良曰

茗茗遙遙皆遠也謂高讓之德清塵遠播千載也言我祖有明智經綸之才能繼魯仲連

委講綴道論改服康世屯

善曰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傳齊侯謂韓厥曰

服改矣杜預曰朝戎異服周易曰屯難也

菊曰康安屯難也言玄委棄講藝與王羲之隱於會稽之山以綴

道論後出為將軍破

屯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

善曰莊子曰語

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也魏志詔曰

翻然改節以隆斯民向曰謂敗符堅以尊晉主能盛

人於國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

善曰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原謂洛陽也

晉懷愍帝時有石勒劉聰等賊破洛陽懷帝沒於平陽銑曰言中夏喪亂未解散也已止也

崩騰永

嘉末逼迫太元始

善曰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號永嘉孝武即位年號太元濟曰永嘉

太元並西晉年號崩騰破壞貌逼迫言為胡虜等奔逐

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蹙

子育

圯平鄙反

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渾池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善曰河外謂之渾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

近於春秋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詩曰今也日威國百里爾雅圯敗覆也良曰

河外洛陽也言為賊所破不得反洛陽之正介萬邦咸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

三

振懾橫流賴君子

善曰懾懼也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左右得免橫

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翰曰拯溺由言萬國恐懼得免橫流之禍者蒙君子之力

道情龕戡暴資神理

善曰拯濟也溺沒也孟子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道有情有信

曹植武帝誄曰人事既闕聰鏡神理向曰龕勝也言拯橫流之溺由懷道情勝暴靜亂資神妙之理秦

趙欣來蘇燕魏遲

文軌

善曰尚書曰侯予后后来其蘇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

銑曰遲待也秦趙燕魏四國言皆欣其蘇息以待文軌同也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

止善曰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傅既薨遠圖已輟左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諸兄曰

上捐國家累世劬勞遠圖之功濟曰太傅謝安也謝世運謂死也遠圖謂謀也深遠之謀因此而止高

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善曰山居賦注曰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下為

十二州時晉有其七故云七州史記曰太史公曰余登

姑蘇望五湖張敷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

五百餘里良曰七州謂東晉之七州揖辭也

言辭七州之命隱於五湖湖有五道故云五湖

隨山疏

濬潭傍巖藝枰梓

善曰山居賦注曰選神麗之所申高栖之意疏開也濬深也楚人謂深水

為潭

藝種也枰榆梓木名

遺情捨塵物貞觀丘壑美

善曰貞正

也觀視也言正見丘壑之美向

曰遺其冠冕之情是捨塵物也

勸勵

善曰勸者進善之名勵者勉己之稱

諷諫詩

并序四言

韋孟

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本彭城為楚元王傅

孟為元王傅

善本有兩傳字

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淫不遵道

作詩諷諫

善本有曰字高祖同父少弟也

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遊高祖即位交為楚王薨子

郢客嗣是為夷王薨子戊嗣

濟曰戊與七國同反故無諡號

肅肅我祖國自承韋

善曰

應劭曰左傳曰在商為承韋氏杜預曰國名東郡白馬

縣南有韋城良曰肅肅敬也我祖孟祖也在殷封東

郡韋城故黼衣朱黻四牡龍旂

善曰杜預曰白與黑謂之黻朱黻上廣一尺下

廣二尺長三尺以皮為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黻

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翰曰謂封為諸

侯故得服黼

彤弓斯征撫寧遐荒

善曰毛詩曰彤弓昭

黻建龍旂

今荒荒服也

向曰

古者諸侯錫彤弓則得專征伐撫寧遠方摠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勲

績惟光

善曰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韋為商伯言豕韋與大彭互為伯於商也迭互也銑曰言其摠

齊諸侯以翼佐大商也迭更也言更相於此其功光大

至于有周歷世會同

善曰周禮

曰時見曰會衆頌曰同濟曰言歷世為諸侯預會同禮

王報聽諧寔絕我邦

善曰應劭曰王

報周末王聽讒受譖潤絕豕韋氏史記曰慎靚王立崩子報王立東西周分治王報徙都西周

我邦既

絕厥政斯逸

善曰應劭曰自絕豕韋之後政教逸漏不由王者臣瓚曰逸放也管子曰令不行謂

之放瓚說是也國之後王政放逸遂至微弱我

賞罰之行非由

善作王

室

善曰繇與由古字通曰言賞罰自諸侯出也

向

庶尹羣后靡扶靡衛

善曰尚書

曰庶尹允諧又曰肆覲羣后尹正也羣后天下五服崩諸侯也銑曰言衆正羣后無有扶衛之者

離宗周以墜

善曰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論語曰邦分崩離析詩黍離閔宗周

也毛萇注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曰言崩壞離散周之宗社從此而墜

濟我祖斯微遷于

彭城

善曰漢書曰楚國有彭城縣良曰從此微弱始遷居彭城

在予小子勤唉厥

生

善曰方言曰唉歎辭也予小子孟自稱也歎其生之微

阮作阮此嫚

秦未

盧耜

似斯耕向曰因阨於秦家嫚毒之法而耕於野

悠悠嫚秦上天不寧

乃眷南顧授漢于京

銑曰天不安秦而授之於漢

於焉赫有漢四方

是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

善曰言漢之所往無不歸懷故萬國所以皆平濟曰漢

征四方所往必

來萬國所以平乃命厥弟建侯于楚

良曰厥弟元王也建立也謂立為侯

伯於楚

俾我小臣惟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

善曰孔安國尚

書傳曰矜矜戒慎恭儉靜守一道也

韋孟也言元王戒慎恭儉有沈靜守一之德

惠

此黎民

五臣作人

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於

善作

後善曰

也應劭曰即位且三十年漸世沒世也

愛衆姓納用輔佐之言烈業也言已沒上代乃垂業於

夷乃及夷王剋奉厥次

五臣作緒

咨命不永惟王統祀左右

陪臣斯惟皇士

善曰夷王立四年薨纂統宗祀也毛詩曰思皇多士皇士美士也

銳曰惟王

謂王戊也言夷王亦能奉其緒然命不長

如何我王不

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

善曰守其富貴保其社稷
丁儀妻寡婦賦曰恐施厚

而德薄若履冰而臨淵毛詩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濟曰言王不思守保統緒不為履冰之戒以繼祖考邦

事是廢逸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

五臣本作田獵

是驅務此鳥

獸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媮

俞

所以匪德所親匪

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

善曰馳騁犬馬悠悠然遠也
與媮同樂也人失稼穡以困乏

而王反以為樂也
稼穡乏生人以自媮樂所大所親者皆非賢德美俊但

良曰言王廢政事以田獵輕忽苗

恢大苑囿而
信讒諛焉

喻喻

以朱切

諂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

是察既藐

邈

下臣追欲縱

五臣作樂

逸

善曰如淳曰喻喻目媚
貌史記曰不如周舍之

𠄎𠄎𠄎𠄎與𠄎同𠄎𠄎正直貌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也
應劭曰貌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逸遊也臣

瓚曰貌陵貌也儀禮曰凡自稱于君士大夫則曰下嫚

臣翰曰同善注言王不察諂媚之夫中正之老也

慢彼顯祖輕此削黜善曰尚書曰昭乃顯祖向曰嗟

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善曰尚書曰九族既睦尚書曰

舊有令聞銑曰睦亦親也令善也穆穆天子臨照下

言王不能早起夜卧以美善聞也

土善曰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明明上天照臨明明羣

下土濟曰穆穆明王也下土猶天下之土

司執憲靡顧正遐由近殆其兹怙五臣作怙兹善曰

正遠人先從近始而王怙恃漢戚以致危殆良曰言

王不顧羣司之法正遠之道必由於近也怙親也言危

欽定四庫全書

大選

主

殆親近於此

嗟嗟我王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彌彌

其逸岌岌其國

善曰言王不思之不鑒鏡之是令後嗣無所法則也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

過滋甚岌岌欲毀之意

翰曰曷何也彌彌稍稍益也岌岌危也言我王何不思此危殆不自視己之事而嗣位

無法則稍益其放逸國將危亡也

致冰匪霜致墜匪慢瞻惟我王時靡

不練

善曰應劭曰易曰履霜堅冰至言非一日之寒也晉灼曰致冰無不先由微霜致墜無不先由驕慢

時是也練委也言王於上所言之事無不委練也

向

曰謂積霜成冰積慢成敗言我王亦不受教練前事也

興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

五臣作穆以霸善曰言欲興其

邦國救其顛墜誰能違於悔過乎尚書曰詢于黃髮則罔所僾

銑曰能興一國救顛危者誰肯違遠悔過之

事追思老人言秦穆公所以成霸業也

歲月其徂年其逮者苟於焉赫君

子庶顯于後

善曰徂往也言日月徂逝年將及老悔過自新理宜在速爾雅曰苟老壽也歎美昔

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 翰曰逮及焉老也於赫美也言歲月將邁以及于老何不美君子之道庶光明於後代 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近胡不時鑒向曰

不覺此美不近老人何不以此時為鑒戒

勵志詩 四言

張茂先

銑曰勵勉也謂勉志以修德業

大儀幹括運天迴地游

善曰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之儀鄭玄曰

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氣也幹轉也春秋元命苞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中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移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濟

曰大儀大道也言大道迴運四氣鱗次寒暑環周善曰使天左旋地右旋旋猶轉也禮記

曰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李尤辟雍賦曰攢羅鱗次差池雜還范子曰度如環無有端周迴如循環未始有

極良曰四時寒暑如魚星火既夕忽焉素秋善曰星鱗之相次循環而無極星火既夕忽焉素秋火火星

也爾雅曰秋為白藏故云素秋翰涼風振落熠入耀曰星火流火也西方色白故曰素秋

羊宵流其一行毛萇曰熠耀鱗也螢火至毛詩曰熠耀宵

振其落葉熠耀螢吉士思秋實感物化善曰思悲也謂也宵流謂夜飛鵠鴈來賓雀入

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淮南子曰
春女悲秋士哀而知物化矣銑曰吉士至秋而哀思

是感物也日歟善作與月歟荏苒代謝善曰毛詩曰日居月諸淮南子曰二

者代謝而踳馳顏延年曰來者為代去者為謝濟曰
夏盡秋來故曰代秋來夏退故曰謝荏苒猶漸進也言

日月相推漸進至此代謝也逝者如斯曾無日夜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

夫不舍晝夜也向曰言性命之往日夜不息如川嗟爾庶士胡
之流也

寧自舍其二善曰言逝川之流不息日夜亦當感之以勵志何得晏然自舍哉翰曰何寧自舍止

不修仁道不遐德輶由如羽求馬斯至衆鮮克舉善曰
德業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毛詩曰德輶如毛人
鮮克舉之向曰輶輕鮮少克能也言仁德之道其求

不遠其輕如羽求之則

大猷玄漠將抽厥緒

善曰毛詩曰秩秩大猷

猷說文曰玄幽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曰漠無為也言大道玄遠幽漠知之猶從小引其端緒

而至於可知銑曰猷道也

先民

五臣作入

有作貽我高矩

其三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濟曰言先聖作法度遺我為高大之規矩

雖有淑姿放

心縱逸出般

五臣作盤

于游居多暇日

善曰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

入不遠良曰言有淑美之姿如彼梓材弗勤丹漆雖

勞朴斲卓

終負素質

其四

善曰尚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朴斲惟其塗丹雘

翰曰梓匠

理材不勤以丹漆飾之雖勞於養由矯矢獸號平于林

蒲盧

五臣作蒲盧

紫繳神感飛禽

善曰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

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列子曰

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汲冢

書曰蒲且子見雙鳬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故言感也

向曰楚王游於林中猿緣木射之不中命養由射之

矯矢援抱木而號也蒲蘆即蒲且也繳矯射也蒲且

射雙鳬中一而一不中者亦隨之下言皆至妙之感末

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耽道安有幽深

其五善曰物獸與禽也尚書

序曰研精覃思答賓戲曰浮英華耽道德銑曰末伎

謂繳射也言末使用心尚感如此况窮精樂道豈有幽

深而安心恬蕩棲志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

善曰莊子曰恬

淡寂寞道德之篤也淮南子曰使神蹈蕩而不失其充

答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說文曰彪文貌濟曰言

大選

清其思慮棲志於浮雲之上體其
質素以文德飾其身也彪文也
如彼南畝力耒既勤

簾彼蓂

古致功必有豐殷

其六

善曰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謂祁午曰譬如農

夫是蓂是蓂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杜預曰耨耘也壅苗
為蓂良曰言農夫勤耘草壅苗則殷豐喻學者勤於

道德亦

水積成川載瀾

五臣

載清土積成山歆

許喬蒸鬱

冥善曰荀卿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
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尸子曰土積

成岳則梗桮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
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傳毅顯宗頌曰蕩蕩川瀆既濶

且清張揖字詰曰歆氣上出貌

翰曰川山皆水土所

成及其大也則生波濤起雲霧人能積德業至於廣大
亦賢智發焉歆

山不讓塵川不辭盈勉志含弘以隆德

蒸雲霧氣貌

聲

其七 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

光大蔡邕表喬碑曰于茲德聲發聞遐邇向曰言山

川不辭讓其塵盈故能高深言人亦當含弘光大以崇

德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善曰老子曰高必以下為基又

言從小川廣自五臣源成人在始善曰禮記曰王者之

至大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於一勺卒成不測也論衡

曰自源發流安得不廣國語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

曰戒之此謂成人在始與善濟曰川累上微以著乃

之廣大在於泉源人之成德在於初始

物之理

善曰孫卿子曰盡小者大積微者著

良曰積微以至於著是物之通理也

之長實累

去千里

其八 善曰凡言物之大必資於小

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皆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
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
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經牽長故經牽於事萬
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
一也而相國見臣不憚者是經牽長也千里之馬繫以
長索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貌不修德如千里馬也
曰經索也以御馬也言人體復禮終朝天下歸仁善曰
貌雖美無才學亦經牽之累論語
子曰一日終一日則若金受礪若泥在鈞善曰大戴禮
天下之人皆歸於己君子曰學不
可以己是故金就礪則利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
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
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謂陶家泥輪以能成
器也銑曰金受磨礪以利泥從鈞以成器人亦因學
以就其德鈞進德修業暉光日新善曰周易曰君子進
作瓦輪者

曰君子之光其暉吉又曰日新之謂隰習朋仰慕予亦

何人

其九善曰莊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

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

業言

隰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乎

良同善注



文選卷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膳錄監生臣劉鳳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二十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三十九

集部

文選卷二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

善曰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京都上疏并獻詩二首

曹子建

翰曰植嘗與楊脩應瑒等飲酒醉走馮於司禁門文帝即位念其舊事徙封鄴

城侯後求見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故子建獻此詩也

臣植言臣自抱釁

許

歸蕃刻肌刻骨

善曰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師後歸

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謂罪萌兆也考經鉤命決

曰削肌刻骨挈挈勤思向曰釁罪也蕃鄆城也刻肌刻骨深自誠也

追思罪戾書分

扶

而食夜分而寢

善曰爾雅曰戾罪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夜分聞有鼓琴者銑曰戾惡也晝

分日中時也夜分夜半時也寢卧也誠以天網不可重罹離聖恩難可再

恃竊感相鼠之篇無禮造

船

死之義

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洞簫賦曰蒙

聖主之渥恩感猶思也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爾雅曰遄速也濟曰罹羅相視也

視鼠之有身體人甚憎之人之無禮亦如鼠矣故不如速死篇詩篇也言植感此篇之義形影相弔

五情愧報

奴簡切
五章人有

善曰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
五情說文曰報面慚也
良曰弔

問報愧也五情喜怒哀樂怨也
言形影相問於五情更相愧報

以罪弃生則違古賢夕

改之勸

善曰曾子曰君子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
朝改則與之
翰曰古君子朝有過而夕改今

欲以罪弃生
則違此義

忍垢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善曰即
上胡不

遄死之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胡何也毛詩謂何顏而
不連死也殷仲文表曰亦胡顏之厚義出於此
向曰

言何顏居代也若忍穢且全其生則犯
當時之譏也詩無此句今言詩者誤也

伏惟陛下德象

天地恩隆父母

善曰應劭曰陛升堂之階王者必有執
兵陳於階陛之側臣與至尊言不敢指

斥故呼在陛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稱殿下
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也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

地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

銑曰

施暢春風澤如時雨

德象天地言廣恩隆父母言深

善曰漢書音義曰暢通也

蘇順陳公誅曰化侔春風澤

配甘雨風賦曰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

露時雨不私一物濟曰春風養物也時

是以不別荆

雨潤物也言天子施惠潤澤通深如此

棘者慶雲之惠也

善曰史記曰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

慶雲瑞雲也言慶雲陰物

七子均養者鴈鳩之仁也善

不分荆棘蘭桂而覆之

毛詩曰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鴈鳩之養其子旦

從上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一翰曰言均平之道者

有同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

於仁

也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弃者也前奉詔書

臣等絕朝心離志絕自分黃者

荀

永無執珪之望

善曰孔安

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衡曰父母之於子恩等豈為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左氏傳曰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

自弃也已分謂甘愜也毛詩序曰尊事黃者珪者古之諸侯所執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圭諸侯之禮執信圭

史記陳軫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向曰先有詔不許蕃王朝故云絕朝耆老也言至老無執珪朝會之望

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日馳心輦轂

善曰猥猶曲也尚書曰降

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孔安國曰三年之後乃齒錄之

毛詩曰至止肅肅胡廣漢官解詁注曰輶下喻在輦轂

之下京城之中銑曰不圖不意也言不意聖詔曲垂

齒召至止住之日馳心於輦轂之下不敢指斥故託輦

輶以僻處西館未奉闕庭

善曰東京賦曰闕庭神麗

踊躍之懷瞻望

反側

善曰毛詩曰踴躍用兵又曰瞻望不及又曰輾轉反側

又曰

不勝犬馬戀主之情

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之心

謹拜表并獻詩二篇

五臣作首詞旨淺

末不足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

善曰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也濟曰貴呈露其精

責躬詩

四言

於烏穆顯考時惟武皇

善曰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廟曰顯考廟毛詩曰時

惟鷹揚武皇謂曹操也

良曰於穆美也明考即武皇也植是子故云明考

受命于天寧濟

四方

善曰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傳毅明帝頌表曰體天統物寧濟蒸

民 翰曰受命謂受天子之命寧安也

朱旗所拂九土披攘

如羊反

善

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漢火德操為漢臣故建朱旗也時獻帝在故也 向

曰朱旗漢旗操輔漢故建之九土九州之土也披攘猶披靡也 玄化滂流荒服來王 善

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尚書曰四夷來王 銑曰言玄遠之化滂沱而

流荒遠之服 皆來歸化 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聰

善曰商周用師故云超越唐虞禪讓故云比蹤我皇文帝也毛詩曰篤生武王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

濟曰超越殷周與唐堯比蹤也篤生謂稟淳厚之德而生言武皇既聰而文帝又聰故云載聰 武則肅

烈文則時雍受禪于漢君臨萬邦

善曰毛詩曰相土烈

也鄭玄曰威武之盛烈烈然也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孔安國曰雍和也三都賦序曰魏以交禪比唐虞尚書曰君臨周邦又曰協和萬邦良曰武定禍亂文經天地肅烈威猛也時雍時和也謂受漢禪位為人君以臨

萬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

善曰毛詩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鄭玄曰率循也爾雅曰命告也尊君令謂之命左氏傳富辰諫王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不廢懿親也毛詩曰生此王國翰帝曰爾侯君茲青

曰言脩舊法命懿親以為王國藩屏

帝曰爾侯君茲青

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臨淄屬齊郡舊青州之

境尚書帝曰爾諧漢書封齊王曰受茲青土毛詩曰奄有龜蒙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青州海濱廣斥孔安國曰濱涯也論語注曰方比方也毛詩曰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向曰奄同也謂同有海濱之地亦猶周公封伯

禽於魯也

車服有輝旗章有叙

善曰尚書曰車服以庸國語曰為車服旗章以旌之毛詩

曰庭燎有輝禮記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應劭漢官典職楊喬曰威儀有序翰曰言車服旗章

各有濟濟上

俊乂我弼我輔伊余

五臣作爾

小子恃寵驕盈

舉掛

善作挂

時網動亂國經作蕃作屏

上

先軌是隳

許規反善

作傲我皇使我朝儀

善曰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雋乂在官尚書大傳曰天子有

四鄰左輔右弼毛詩曰閔予小子班固漢書景十三王

述曰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家語曰孔子曰治天下國家

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隳廢也魏

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者灌鈞希旨奏植醉酒勃逆

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曰謂廢先帝之軌則也皇使謂監國使灌鈞也鈞奏植

濟

醉酒劫脅使者謂
傲使犯朝儀也

國有典刑我削我黜將寘于理元凶

是率

善曰植集曰博士等議可削爵土免為庶人尚書曰象以典刑韋孟諷諫詩曰輕此削黜魏志曰有

司請罰植罪廣雅曰將欲也周易曰寘于叢棘毛萇詩傳曰寘致也司馬遷書曰遂下于理鄭玄禮記注曰理

治獄之官儀禮曰率導也良曰削黜謂黜其爵土將寘于理殺我於大理推罪為元凶之率明明天

子時惟篤類

善曰魏志詔云植朕之同母弟骨肉之親外而不殊其改封植毛詩曰明明天子令

問不已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鄭玄曰長以與汝之族類也翰曰惟思篤厚也類謂兄弟也言我順天子

思厚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

善本作臣字

善曰殺人陳其尸曰肆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杜預左氏傳注曰肆市列也韋孟諷諫詩曰明

明羣司執憲靡顧揚雄交州箴曰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儀禮曰小臣正辭 向曰言天子不忍刑我暴尸於朝

市故違執法 改封充邑于河之濱 善曰魏志曰帝以太
者哀矜我也 后故貶爵安鄉侯又

曰黃初二年改封鄆城屬東郡舊充州之境尚書曰濟
河惟兗州植表曰行至延津受安鄉印綬 銑曰植改

封鄆城侯鄆城舊兗州之 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
境近濟河故曰于河之濱

闕誰弼余身 旻旻僕夫于彼冀方 善曰尚書大傳曰股
肱惟臣韋孟諷諫詩

序曰王戊荒淫不遵道作諷諫詩植集曰詔云知到延
津遂復來求出獵表曰臣自招罪釁徙居京師待罪南

宮然植雖封安鄉侯猶住冀州也時魏都於鄴鄴冀州
之境也一云時魏以碓為京師比堯之冀方也大戴禮

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毛萇詩傳曰于往也尚書五子
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濟曰旻旻獨也僕夫御

者冀方冀州也時魏都鄴冀州境也

嗟予小子乃羅斯殃赫赫天子恩不

遺物冠

去

我玄冕要

平

我朱紱

善曰謂至京師蒙恩得還也植求習業表曰雖

免大誅得歸本國毛詩曰赫赫在上周易曰曲成萬物

而不遺周禮曰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毛詩曰朱芾斯

皇芾與紱同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紱蒼頡篇

曰紱紱也良曰恩不遺物謂蒙恩得還玄冕朱紱諸

侯之儀服光光大使我榮我華剖符授玉善作王爵是加善

揚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儵儵貂璫文子曰有榮華必

有愁悴魏志曰黃初三年立為鄴城王四年封雍丘王

喻巴蜀檄曰剖符而封析珪而爵翰曰仰齒金璽徒俯

謂尋有使封鄴城王也故云剖符授玉

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善曰左氏傳羽父曰寡人

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杜預曰齒列也漢書曰諸侯王皆金璽史記曰高祖封三王皆以策書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祇承于帝又曰休惕惟厲向咨五臣作啓我小子頑凶是嬰逝軫陵墓

存愧闕庭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善曰

說文曰嬰統也班固漢書述曰震我威靈五世來服四

子講德論曰聖德隆盛威靈外服論語子曰管仲奪伯

氏駢邑沒齒無怨言孔安國曰齒年也向曰逝死也

慙先帝陵墓存愧闕庭傲德言不敢愧也沒齒齒年也

昊天罔極生命不圖善曰言生之大壽不可預謀也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家語孔

子曰分於道謂之命毛詩傳曰不慮不圖也銑曰昊

天罔極盡也言報德之心如天之大大亦無盡況生命何

足圖常懼顛沛貝抱罪黃墟音盧善曰論語曰顛沛

也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僇仆

也淮南子曰上際九天下契黃墟高誘曰泉下有墟山

銑曰顛沛猶死也常恐不能酬德抱罪於墳墓中黃

墟墳也願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毫釐微功自贖善曰左氏傳曰

荀偃親受矢石東嶽鎮吳之境子建詩曰我心常怫鬱思欲赴太山與此義同漢書音義曰十毫為釐班超上

疏曰冀立微功以自陳効

濟曰願蒙使當

矢石建旗東嶽以鎮吳立微功

自贖往罪

危軀授命知

足免戾

歷結反成人矣左氏傳

善曰論語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為

曰言危軀授命知

足立功以免罪也

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

京畿

善曰左氏傳呂相曰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遲去

也

翰曰天子開中心眷我故得會於京畿

奉聖顏如渴如飢

善曰遲猶思也張奐與許季師書曰不面之闊悠悠曠久飢渴之念宜當

有忘毛詩曰憂心烈烈載飢載渴
向曰遲待也言待奉聖顏如飢渴也
心之云慕愴矣其

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

善曰史記子韋謂宋景公曰天
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曰肯

可也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願降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

銑曰言心遲慕於君也天之高所聽者卑何暇明我

微誠也皇
暇照明也

應詔詩

四言 翰曰言應詔命而來
於道路所見對詔而作也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

善曰爾雅曰
肅敬也東都

賦曰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會朝會也毛詩
曰星言夙駕又曰言秣其馬又曰既脂爾車銑曰應

命也秣飼也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肅戒也向曰掌徒

脂車脂轄也

掌徒御也朝發鸞臺夕宿蘭渚

善曰鸞臺蘭渚以美言之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駕鸞殿公

孫乘月賦曰鷗鷺舞於蘭渚

向

曰鸞臺蘭渚並路邊地美言之也芒芒原隰祁祁士女

善本作女士善曰毛詩曰

宅殷土芒芒又曰采芣祁祁經彼公田樂我稷黍

善曰毛詩

曰雨我公田又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良曰芒芒

廣也祁祁衆也公田天子之田也樂謂樂其繁盛爰

有樛

居

木重陰匪息雖有糒糧飢不遑食

善曰毛詩曰爰有寒泉又

曰南有樛木又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毛詩曰乃裹糒

糧毛萇曰糒糧食也吳越記采葛婦人詩曰飢不遑食

四體疲

濟曰雖有高林木重陰不暇

息也雖有糒糧飢不暇食謂趣君命望城不過面邑

不游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面猶向也

僕夫警策平路是由元馬藹藹爰

揚鑣游漂沫

音昧叶韻周禮注曰警勅戒之

善曰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

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

銑曰由從也藹藹盛也舞

壯盛貌鑣馬銜也漂沫謂行急馬口中沫出也

衡輕雲承蓋

善曰甘泉賦曰風澁澁而扶轄楚辭曰雲

霏霏而承字向曰翼扶也衡車輓也

涉澗之濱緣山之隈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涯也說文曰隈曲也

遵彼河澣

虎

黃坂是階

善曰毛詩曰在河之澣毛萇曰水涯曰澣爾雅曰階因也向曰澣涯也黃坂坂名

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

駢 驂倦路載寢載興

善曰陸機洛陽記曰

洛陽在西關南伊闕谷即大谷也韓詩曰兩驂鴈行薛君曰兩驂左右駢駢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向曰

再寢再興言疲也

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務

指日遄船

征善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

疾也

濟曰

驚走遄速也

前驅舉燧後乘抗旌

善曰毛詩曰伯也執

曰升觴舉燧薛綜曰燧火也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輪
昆邪右社周禮析羽為旌濟曰舉燧謂執火夜行也

不輟運鑾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墉

善曰毛詩曰鑾聲鏘鏘鄭玄周

禮注曰鑾在衡以金為鈴也毛詩曰召伯所稅毛萇曰
稅猶舍也又曰墉城也濟曰暨至稅舍也西墉西館

也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庭長懷永慕

憂心如醒

音呈

善曰毛萇詩傳曰覲見也說文曰闕

如醒誰秉國成

良曰嘉詔未賜謂未召時也不得

預朝禮也醒酒病也言懷慕君王憂心如病酒也

關中詩

四言 輒奉詔竭愚作詩

善曰岳上詩末曰詔臣作關中詩

先校尉竇林上降羌顛岸以為羌豪岸兄顛

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誣調下獄

死齊萬年編戶隸屬為日久矣而死生

異辭必有詭謬故引證喻以懲不恪也

潘安仁

翰曰晉惠帝元康六年凶賊齊萬年與楊茂於關中反亂人多疲敝既定帝命

諸臣作關中詩

於烏

皇時

五臣作乃

晉受命既固

善曰毛詩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鄭

玄曰受天命以王天下也

三祖在天聖皇紹祚

善曰毛詩

銑曰言受天命已堅固也
白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爾雅曰紹繼也
帝號高祖文帝號太祖武帝號世祖在天謂列宗廟也
向曰三祖宣

聖皇惠帝也祚福也言繼其國福

德博化光刑簡枉錯

七故反善曰周易曰善世而

不伐德博而化又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尚書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潛夫論曰簡刑薄威此德之

上論語曰舉直錯諸枉德化光大刑法簡要枉曲者必投弃也言

微火不戒延

我寶庫

其一善曰王隱晉書曰惠帝元康五年十月武庫災焚累代之寶良曰寶庫武庫也惠帝延

康五年武庫火戒慎也

蠢爾戎狄狡卯焉思肆

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荆傳暢諸公讚

曰北地盧水胡馬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左氏傳申公巫臣曰夫狡馬思啓其封疆賈遠國語注曰肆

恣也謂思恣凶逆也翰曰蠢動也戎狄謂北地胡馬蘭羌推氏賊齊萬年為盟主而作亂也狡亂肆縱也

虞我國胄

幸窺我利器善曰左氏傳莒子曰孰以我為虞杜預曰虞度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昔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國語曰利其器用韋昭曰器兵甲銑曰虞度也言氏賊度我武

庫之災窺我機變也嶽善作牧慮殊威懷理二善曰尚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

牧侯伯左氏傳魏絳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

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威無德何以主盟向曰嶽牧謂梁王解系也慮殊謂梁王欲戰以威服解系欲守以

懷撫故將無專策兵不素肄音異其二善曰賈逵國語云理二將無專策兵不素肄注曰素預也又曰肄習也

濟曰將無專策戰守翹翹趙王請徒三萬朝議惟疑不定言兵素不練習

未逞斯願善曰傳暢晉諸公讚曰司馬倫字子彝咸熙中封趙王進征西假節都督雍梁晉諸軍事

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還朱鳳晉書曰宣帝桓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倫請三萬人往平齊

萬年朝議不許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恒翹翹而西顧賈
逵國語注曰逞快也良曰翹翹出羣貌趙王名倫請

兵三萬往平氐羌朝議桓桓梁征高牙乃建善曰于寶
疑不遣故此願不逞

王彤為征西大將軍西討氐羌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
桓牙牙旗也兵書曰牙旗將軍之旗翰曰桓桓武貌

牙大旗也旗蓋相望偏師作援音院其三善曰漢書
建立也

獻子曰以偏師陷罪孰大焉又曰要結大援援助
也銑曰以偏師為梁王援者旗蓋相望於路虎視

眈眈都威彼好時音止善曰于寶晉紀曰彤為大都
督督關中諸軍屯好時易曰虎視眈眈

眈其欲逐逐濟曰眈眈深視貌素甲日耀玄幕雲起
好時地名梁王出兵屯兵此地

善曰楚漢春秋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勾踐素甲三千
曹植辨問曰赫然而日耀之漢書五行志曰雲起於山

中良曰素甲明光

甲也玄幕軍幕也誰其繼之夏侯卿士

善曰王隱晉書曰齊萬年

帥羌胡圍涇陽遣安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左氏傳曰子產為政與人誦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楚伐

吳子魚先死楚師繼之良曰夏惟系分惟處別營其

其音雄其四善曰王隱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

人為雍州刺史又曰周處字子隱吳興人朝廷以

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建威將軍謝承後漢書曰西夷

蠢動姦雄慕時向曰時立也言營壘如慕之時立

夫豈無謀戎士承平善曰漢書師丹曰今累世承平

不經練習守有完鄂戰無全兵善曰孫子兵法曰凡

故敗也守有完鄂戰無全兵用師以全兵為上

翰曰完全鄂城也守者且全鋒交卒子奔孰免孟明

其城戰兵盡為賊敗無全也善曰

杜篤衆瑞頌曰猛將與虜交鋒左氏傳曰楚師車馳卒奔又曰子墨衰經敗秦師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向曰言鋒刃始交士卒奔北軍將誰免孟明之敗者孟明視秦將嘗為晉所敗以為喻也飛

檄秦郊告敗上京

其五善曰王隱晉書曰周處解

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應劭曰以鷄毛系檄魏武奏事云邊有警輒露掉羽以檄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又曰王人來告敗邊讓章華臺賦曰聲肅恭乎上京濟曰檄軍書掉羽於上以徵兵取其象鳥飛

之疾也告敗上京請兵救也

周徇師令身膏氏

低

斧

善曰周處別傳曰氏賊齊萬年

為亂處仰天歎曰古者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臧榮緒晉書曰氏西戎別名良曰屈身從物曰徇師令軍令也周處與賊戰不勝遂戰死是從軍令也為氏所殺故云身

膏底芥也

人之云亡貞節克舉

善曰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楚辭曰原生

受命于貞節

翰曰周處身

盧播違命投畀

必至朔土

善曰

雖亡貞固之節

能揚舉於代

孫盛晉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廣雅曰違背也毛詩

曰投畀有北爾雅曰朔北方也

向曰盧播偏將伐萬

年詐論功免為庶人徙北平

為法受惡誰謂荼苦

其六

北平在北故云朔土

昇與也

曰左氏傳孔子曰趙宣子為法受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銑曰言播為矯詐之法以受惡甘心徙之

不以

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塗地白骨交衢

善曰孝經鉤命

決曰天有顧眄之義受圖于黎元孔安國尚書傳曰黎

衆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讒

口瞽瞍檄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曰一敗塗地古出

夏北門行曰白骨不覆疫癘淫行魏許昌碑表曰白骨

既交橫於曠野濟曰哀憐此衆人

夫行妻寡父出子

孤俾我晉民

五臣作人

化為狄俘

音字其七

善曰鄭玄孝

記曰少而無父謂之孤詩曰覆俾我惇賈逵國語注曰

伐國取人曰俘良曰俾使也言使我晉人皆為戎狄

所俘也亂離斯瘼莫

日月其稔善曰言亂離之道於此將

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瘼爰其適歸薛君曰莫散也毛

詩曰亂離瘼矣毛萇曰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為莫

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

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熟也翰曰瘼病稔熟也言亂

離為病既久日天子是矜盱古食晏寢善曰孔安國尚

月已經一熟矣書傳曰矜憐也

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盱食乎杜預曰盱晏也

銑曰矜憐盱晚也天子憐衆人遭禍故晚寢盱食主

憂臣勞孰不祇懍

力錦切 憂臣辱主辱臣死周書曰君憂臣勞

善曰史記范雎曰臣聞主

主辱臣死孔安國尚書傳曰懍危也

愧無獻納尸素以甚

其八

善曰兩

獻納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殮素殮者質人但有質

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殮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

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向曰孰誰也

言天子既憂誰不敬懼愧無謀策獻納於君但尸祿素

殮而已

已

皇赫斯怒爰整精銳

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戰國策季良謂魏王曰

恃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也

濟曰

命彼上谷指日遄

謂天子發怒整精銳之卒將討之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孟觀字叔時稍遷至積弩將軍封

上谷郡公及關中丞反諸將敗退乃遣觀也曹植應

詔詩曰指日遄征良曰時天子見諸將親作薪奉成

敗乃拜觀為建威將軍令速往擊氐羌也

規稜

五臣作精

威遐厲

善曰孫資別傳曰成規之畫資皆管之漢書武帝與李廣書曰威稜憺乎

鄰國王逸楚詞注曰厲烈也廣雅曰厲惡也

首陷中

翰曰成規謂受天子策規也

威稜遐遠厲激也

亭揚聲萬計

其

兵固詭道先聲後實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孟觀為建威將

軍擊氐羌于中亭大破之陷猶敗也萬計謂所誅之數

羽獵賦曰仗鎡邪而羅者以萬計言觀揚聲合於詭道

也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故能而示之不能漢書廣武

君謂韓信曰兵固有先聲後實

銑曰中亭地名孟觀

首陷氐羌於此地揚聲稱斬獲萬計此乃兵

家譎詭之道故先為聲援後當稱其實也

以萬為一

善曰言有司疑觀之詐故觀言誅萬有司以

濟曰孟觀其誅萬而有司以為一

也紂之不善我未之必

善曰以紂喻觀也言觀雖妄聲而

同紂之不善我未以為必然

疑有司抑之太甚也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良曰人稱紂之不善者亦太甚我未必信之

虛晶

胡奴感

德繆彰甲吉

其十

善曰說文曰晶顯也蒼頡篇曰晶明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彰明也滿甲二羌號也德吉其名也言以虛明

誅二羌之功比觀之過也東觀漢記曰金城隴西卑滿

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說文曰滿水出西河美稷縣故羌

人因水為姓漢冲帝時羌滿孤奴歸化是其先也左氏

傳曰晉人滅赤狄甲氏杜預注曰甲氏赤狄別種輸

曰滿德甲吉氏羌帥也言孟觀虛明此二人有功也

雍門不啓陳汧

牽

危偈善曰漢書左扶風有雍縣陳倉

不啓銑曰雍雍縣陳陳倉觀遂虎奮感恩輸力善曰王

汧汧城也危偈賊所圍也觀遂虎奮感恩輸力善曰王

曰孟觀身當大敵功蓋一時左氏傳藥盈曰昔陪臣輸

力於王室濟曰觀孟觀也遂如虎之奮擊感天子之

恩輸力重圍克解

蟹

危城載色

五臣作邑興書曰觀從中亭北出

善曰晉中

而擊之何憚領二萬人以繼之雍圍解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

日日兮月兮既重圍毛詩曰載色載笑毛萇曰色溫潤

也向曰圍賊圍汧城也孟觀

豈曰無過功亦不測其

擊散危城得載安也邑安也

一善曰過謂虛鼎滿德功謂重圍克解毛詩曰豈曰

無衣黃石公記序曰慮若源泉深不可測翰曰觀雖

有虛稱之過至解陳情固萬端于何不有紛紜齊萬亦

汧之功亦為不測

孔之醜善曰范曄後漢書鄧禹曰變故萬端西京賦曰

林麓之饒于何不有謂齊萬年也王隱晉書曰

初夏侯駿上言斬氏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生

送萬年紛紜亂貌長楊賦曰紛紜涕渭毛詩曰日有食

之亦孔之醜銑曰言人情萬端何種曰納其降曰梟

不有此齊萬年之徒亦甚為醜惡之行

澆

其首

善曰二者皆語辭也觀曰納降駿曰梟首漢書音義曰縣首於木上曰梟向曰觀稱納賊之

降夏侯駿稱梟賊首曰辭也

疇真可掩孰偽

五臣作為可久

其十二善曰言誰為真

事而可蔽掩誰行偽事而可久施乎言真偽之理立即

可明爾雅曰疇孰誰也楚辭曰孰虛偽之可長濟曰

疇誰也孟觀功真不可掩

夏侯駿功偽亦不可久

既徵爾辭既蔽爾訟

音松叶善

曰謂有司考驗之也左氏傳子犯曰明徵其辭周禮曰

司寇斷獄蔽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其獄訟

翰曰微驗蔽斷也言驗

辭以斷觀駿之爭訟也當乃明實否則證空

善曰其言當者

明示以事實其理否者顯告之狀空鄭

玄毛詩箋曰否不通也說文曰證告也

好爵既

五臣作自靡

眉顯戮亦從善曰言賞罰之法在乎功過當者既靡之

以好爵否者亦從之以顯戮周易曰我有

好爵吾與爾靡之尚書王曰不迪有顯戮銑不見實

曰靡繫也有功者繫以好爵虛妄者加以明戮

林伏尸漢邦其十三善曰此喻駿也東觀漢記曰護

豪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調詣獄上不忍誅免

官後梁州刺史奏林賊罪復收繫羽林監遂死獄中

濟曰漢校尉竇林討亡羌妄賞爵周人之詩寔曰采薇

祿漢主責之遂見殺言以此戒也

微北難獫險允西患昆夷善曰毛詩序曰采薇遣戍

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獫狁今匈奴也晉

灼曰堯曰薰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舊說疏曰黃帝曰

薰粥唐虞曰蠻夏殷曰鬼方周曰匈奴秦曰胡良曰

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故作采薇之

詩以遣征役以古況今何足曜威徒愍斯民我心傷悲

其十四

善曰言古弱而患今彊而勝之抑亦常理何足以曜威乎西都賦曰曜威而講武事不足曜威而為詩者為慙斯民故言之也毛詩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翰曰言小患不足曜我國家威武但慙人之苦使我心傷悲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師旅既加饑饉是因

善曰毛詩曰生民如何尚

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論語子曰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銑曰荼毒苦也言秦人因師旅之

苦而加饑饉

疫癘淫行荆棘成榛

仕巾反善曰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州疫

大旱關中饑米斛萬錢詔骨肉相贖者不禁鄭玄周禮注曰癘疫氣不和之疾也古出夏北門行曰疫癘淫行

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向曰癘病淫久絳陽之

也言疫病久行人庶喪亡荆棘荒穢而成榛也

絳陽之

粟浮于渭濱

其十五善曰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鄠善長水經注曰

絳則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左氏傳重耳曰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濟曰絳陽絳縣也秦人飢運絳縣之粟於

渭水以明明天子視民五臣作人如傷善曰左氏傳達滑曰

濟秦人良曰言天子申命羣司保爾封疆靡暴于衆無凌于

視人如傷於己申命羣司保爾封疆靡暴于衆無凌于

彊善曰誠羣司言無以衆而暴寡無以強而凌弱韓子曰其理國也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蒼頡篇曰陵侵

也翰曰申命有司命保守封疆惴惴寡弱如熙春陽

無以衆而行暴無以彊而凌人惴惴寡弱如熙春陽

其十六善曰謂關中民也羣司既整寡弱免於凌暴

心皆慕義如悅春陽毛詩曰惴惴其慄毛萇曰惴惴懼

也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神農本草曰春為陽

陽溫生萬物惴惴咸煦虛也銑曰熙猶煦也言危懼

寡弱之人被天子之惠

如草木之煦於春陽

公讌

公讌詩 五言

曹子建

善曰贈荅雜詩子建在仲宣之後而此在前疑誤濟曰公讌者臣下在公家

侍讌也此讌在鄴宮與兄丕讌飲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

善曰公子謂文帝時武帝在謂五官中郎也良曰時武

帝在故稱丕為公子

清夜游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

正參差

善曰字書曰澄湛也說文曰景光也楚辭曰宣遊兮列宿

秋蘭被長坂朱華

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飈

必遙接丹轂輕輦

隨風移

善曰朱華芙蓉也毛萇詩傳曰冒猶覆也解嘲曰容徒欲朱丹吾穀

翰曰魚鳥自喻也清波

高枝喻公子也謂得躍於公子側也聽疾風也言其疾如神以接丹轂謂朱飾也

飄飄放志意

千秋長若斯

善曰古詩曰蕩滌放情志戰國策曰犀首為張儀千秋之祝

公讌詩

五言

王仲宣

銑曰此侍曹操讌時操未為天子故云公讌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歲莪

善曰爾雅曰夏為昊天毛詩曰百卉具非字林曰卉草總

名也楚辭曰上歲莪歲莪草木初生貌

以防露王逸注曰向曰豐澤時雨也

涼風撤

五臣作徹蒸

暑清雲却炎暉高會君子堂並坐蔭華棖

音哀

善曰孔安國論語

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為火而主夏火性炎上故謂夏日為炎暉也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詩曰既見

君子並坐鼓瑟上林賦曰華棟璧璫良曰君子曹操也華棟屋也嘉肴充圓方旨酒盈

金壘善曰毛詩曰嘉釐脾臄南都賦曰珍羞琅玕充溢圓方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我姑酌彼金壘濟

曰嘉美也肉叶骨曰散充滿也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圓方謂豆俎也旨美也壘醵屬

悲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合坐同所樂但愬素盃行遲善曰愬

翰曰常聞詩人語不醉且無歸善曰毛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餘同善

注今日不極歡含情欲待誰善曰漢書曰田蚡卒飲極驪而去含情謂含其驪情

而不暢之也古樂府歌曰見眷良不翅豉守分豈能違今日尚不樂當復待何時

善曰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已守常分豈敢違越乎言不敢也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論語摘衷聖承進識曰徐衍守分身亡銑曰不翅猶過多也言見眷過多守分不敢違迂

古

人有遺言君子福所綏

善曰左氏傳正常曰夫子有遺言夫子謂魯季桓子毛詩曰樂只

君子福履綏之言君子履福以安人

向曰

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巍

善曰

謂太祖也論語子曰魏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

濟曰主人謂曹公也言與天同

享其

克符周公業奕世不可追

善曰史記曰周公旦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國語

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此詩侍曹操譙也言能符周公輔佐之業奕遠也言遠代不可追及

公讌詩

五言

劉公幹

善曰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為平原侯庶子後為

五官將有文學著文賦數十篇卒良曰楨為魏太子文學著詩賦數十篇此宴與王粲

同於鄴
宮作也

永日行游戲歡樂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

善曰

永日長日也尚書曰日永星火毛詩曰且以永日毛萇曰永引也古詩曰游戲宛與洛蘇武詩曰懽樂殊未央

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毛詩曰河上乎翱翔輸曰言盡日歡樂未央餘思在夜復與夜游戲也

輦

車五臣飛素蓋從者盈路傍

善曰古詩曰日出東南行觀者滿路傍

月出

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

善曰新語曰梗

梓豫章立則為衆木之珍風俗通曰大山松鬱鬱蒼蒼
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堰豬畜流水之陂防豬旁隄
也銑曰珍木謂珍異之木石渠觀名講論
之處流水環之猶堰也言為堰以防魚逸
芙蓉散其

華齒

胡荈齒

溢金塘

善曰毛萇詩傳曰齒齒荷華也金塘猶金隄也

濟曰芙蓉蓮也齒

舊花也靈鳥宿水裔仁獸游飛梁

善曰假美名以言之楚辭曰蛟何為兮水

商思玄賦曰亘靖龍之飛梁

良曰靈鳥

華館寄流波

豁達來風涼生平

五臣作年

未始聞歌之安能詳

善曰毛萇詩傳曰詳

審也

良曰華館寄流波謂在

投翰長嘆息綺麗不可

忘

善曰翰筆毫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

五言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正月天

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

善曰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後為五官中郎將文學卒

翰同善注

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

善曰以鴈自喻也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問子

游何鄉哉

側立

翼正徘徊言我塞

善作寒

門來將就衡陽棲

善曰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戢斂也淮南

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高誘曰積寒所在故曰寒門西

京賦曰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

銑曰塞門北極山名衡陽衡山之南也瑒自喻卑微

不蒙恩澤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

頽善曰管子曰夫鴻鵠春北而秋南不失時者也東觀漢記曰世祖蒙犯霜雪古臨高臺辭曰我欲負之毛

衣摧頽向常恐傷肌骨身墮沈黃泥簡珠墮五臣作隨沙

石何能中自諧善曰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羣小也淮南子曰周之簡珪產於垢土爾雅曰簡

大也又曰諧和也濟曰墮落也恐身落沈泥不能振羽翼也簡珠隨沙石言不見用與羣小相隨也言如此

何能中途自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良遇不可值伸與君子諧和

眉路何階善曰樂動聲儀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披雲雨之渥澤高

梯喻尊位也賈逵國語注曰梯猶階也漢書曰左馮翊薛宣為書曉高陵令楊湛曰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

後良曰雲雨喻五官也謂願因之以陵高梯也言若不值此會無伸眉之地公子敬愛客樂

飲不知疲

善曰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

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

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暢允也鬼谷子曰以識細微孔叢子

衛君謂子思曰猶步玉趾而慰存之

鄭玄周禮注曰存省也毛萇詩傳曰慰猶安存之也

也言見存慰非為且極歡情不醉其無歸

善曰毛詩曰厭厭夜飲不

小子所當敢宜醉無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

善曰毛詩曰凡百君子各敬爾儀孔叢子子思

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銑曰相戒敬職位以副主人渴賢之懷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

四言 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

太子適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

楊佺期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玄圃園

陸士衡

濟曰皇太子晉惠帝愍懷太子也玄圃園名宣猷堂名在園中衡時為太子洗

馬應令作此詩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

善曰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為正月殷建丑為正月夏建寅為正月

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春秋合誠圖曰赤受天

運宋均曰運錄運也良曰三正夏殷周也正朔不同

故云迭紹洪大運錄也謂

自昔哲王先天而順

善曰尚書曰在

大聖受天錄大聖天也

昔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又曰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翰曰自昔哲王謂堯禹遞相

禪代言皆先天而行

善曰國語藍

事天不違而順從

羣辟崇替降及近古

尹壘曰吾聞

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崇替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班固漢書項羽讚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銑曰言前代

衆君有終替廢下及近古亦如之

黃暉既渝素靈承祐

音戶善曰魏為土德曰黃晉

為金行曰素于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曰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建安五年初桓帝

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植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此凡五

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陳留王禪以金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

為白故曰素靈也爾雅曰渝變也又曰祐福也向曰魏土德故云黃暉晉金德故云素靈謂魏變而晉承祐

乃眷斯顧祚之宅土

善曰毛詩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左氏傳曰衆仲曰祚之土而命之

氏尚書曰降丘宅土濟曰天顧三后始基世武丕承我晉降之以福所使居此土也

善曰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太子
晉曰自后稷始基靜民尚書伊尹曰肆嗣王丕承基緒

良曰言始崇根協風傍駭天畧仰澄善曰國語曰虞
趾武帝大承其業

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和也說文曰畧日景也澄謂
不薄蝕翰曰協和駭散也言和風傍散畧日也仰澄

謂無薄蝕也淳曜六合皇慶攸興善曰國語史伯對鄭桓公
曰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

淳曜敦大光照四海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銑曰
晉之先有黎者為高辛氏火官有淳美光曜之德於六

合故得皇自彼河汾奄齊七政善曰晉在河汾之陽毛
慶所興詩曰自彼氐羌尚書曰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日月五星各異政
也向曰河汾水名晉所封境也言從彼河汾奄有天

下以齊時文惟晉世篤其聖欽翼昊天對揚成命善曰
七政也周禮

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文德之君思求可以
為民立法者尚書曰君世篤忠貞毛萇詩傳曰篤厚也
尚書曰欽若昊天毛萇詩傳曰翼敬也毛詩曰對揚王
休又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濟曰言晉盛文化代
厚其聖能敬輔上天對明九區克咸讌五臣作謳歌以詠善
以成休命也翼輔揚明也
劉駒駱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尚書夔曰夏
擊鳴球以詠祖考來格良曰咸和也言九州能和謳
歌以詠我皇上纂隆經教弘道善曰皇上惠帝也爾雅
王之德
語曰人能弘道翰曰繼武皇盛德于化既豐在工載
以經教天之大造也纂繼弘大也

考俯釐庶績仰荒大造

善曰毛詩曰在宗載考鄭玄曰考成也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

咸熙孔安國曰釐理也毛萇詩傳曰荒大也左氏傳呂
相曰我有大造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銑曰工官載

則考成也言化豐而官成尚曰績功也荒猶法也言俯理衆功仰法天之大成儀刑祖宗受

綏天保

善曰毛詩曰儀刑文王又曰天保定爾濟曰儀則刑法綏安保位也言法祖宗於是以安

篤生我后克明克秀

善曰我后謂太子也機為洗馬故稱我后毛詩曰篤生武王又曰克

明克類

良曰我后謂太子也

體輝重光承規景數

善曰

言能有明秀之德機為親臣

尚書曰昔先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書

周公曰王嗣無疆大歷服又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善曰言體輝光之德承明聖之嗣故曰重

光景大也數歷數也謂承規法於天歷數

茂德淵冲天

姿玉裕

善曰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與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為大字書曰冲虛

也桓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也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玉質廣雅曰裕容也銑曰冲深也

言茂盛之德如淵之深
天然之姿容如玉矣

蕞外爾小臣邈彼荒遐

善曰左氏傳子

產曰諺云蕞爾小國儀禮曰小臣正辭韋孟諷諫詩曰
撫寧遐荒濟曰蕞小也小臣機自謂也邈彼荒遐言

從吳弛始厥負擔平

振纓承華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為太子洗馬

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弛於負擔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
也洛陽記曰太子宮在大宮東中有承華門良曰弛

廢也承華太子門也言廢負匪願伊始惟命之嘉

善曰左氏

傳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爾雅曰嘉善也
今日榮寵非初始所敢願惟君命之善得至於此

翰曰言

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

四言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字章度趙王

倫篡位穎與齊王問誅之進位大將軍

陸士龍

善曰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凡機齊名號曰二陸為吳王郎中令出宰

浚儀有惠政機被收并收雲銑同善注

皇皇帝祜誕隆駿命

善曰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祜薛君韓詩章

句曰誕信也毛詩曰宜監于殷駿命不易毛萇曰駿大也向曰皇皇美也祜福也誕大隆大也美帝之福能

大盛天命也

四祖正家天祿安

善作保

定

善曰四祖宣景文武也周易曰正家而天

下定尚書曰天祿永終毛詩曰天保定爾濟曰言四祖能正其家天之福祿長安定也

睿善作

哲

惟晉世有明聖

善曰尚書曰明作哲睿作聖毛詩曰世有哲王良曰睿哲智也言晉代代有

聖如彼日月萬景攸正

其一

善曰尚書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傳玄歌詩曰日

中千影正夕中萬景傾義與此同
翰曰聖德如日月之明則萬景表正
巍巍明聖道隆自

天善曰論語子曰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禮記子
思曰道隆則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銑曰言明聖之則明分爽觀象洞玄陵五臣作凌風協紀五臣
道德天然也

作絕輝照淵善曰孝經曰則天之明孔安國尚書傳曰
極絕輝照淵爽明也周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

而地黃言風教上升協於辰極光炎絕遠下照深淵廣
雅曰陵乘也然乘亦升也孝經鉤命決曰皇德協極注

曰極北辰也封禪書曰末光絕炎劇秦美新曰炎光飛
響盈塞天淵向曰則法也象玄象也洞通也言法天

之明以分之觀象之玄以通之風散
上升合於宸極光曜絕遠下照深淵
肅雍往播福祿來

臻其二善曰毛詩曰肅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播
揚也毛詩曰福祿攸降爾雅曰臻至也濟曰言和

睦之道往布於人

在昔

五臣作晉

姦臣稱亂紫微

善曰姦臣謂趙王倫

也法言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尚書曰敢行稱亂紫

微諭帝位也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

曰紫宮大帝室也

神風潛駭有赫茲威

善曰毛詩曰皇矣上帝臨

下有赫

翰曰神風神兵也謂齊國河間王顯舉

靈旗

樹旆如電斯揮

善曰甘泉賦曰樹靈旗楚辭曰靈旗兮電驚韓康伯周易注曰揮者散也銑

曰言旗旆如電之揮霍也

致天之届于河之沂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遣趙驤為

前鋒倫遣孫會等前驅未及溫十餘里大戰孫會先退

諸軍相次奔潰穎尋過河入于京師毛詩曰致天之届

也毛萇曰届極也文穎漢書注曰沂沂水上橋

有命再集皇

輿凱歸

其三

溫帝復還

故曰再集

毛詩曰天監在下

有命既

濟曰言天子之命再集於惠帝凱謂凱樂而歸洛陽

顏

集楚辭曰恐皇輿之敗績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濟曰言天子之命再集於惠帝凱謂凱樂而歸洛陽

顏

輿凱歸

溫帝復還

故曰再集

毛詩曰天監在下

有命既

濟曰言天子之命再集於惠帝凱謂凱樂而歸洛陽

綱既振品物咸秩神道見素遺華反質

善曰說文曰振

舉也周易曰品

物咸亨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素樸素也莊子曰同乎

無欲是謂素樸鄭玄禮記注曰凡物無飾曰素華謂米

章質謂淳樸也遺棄也良曰振整也言顏落網辰晷

紀既整品物皆有次序遺其浮華體神道為質素

重光協風應律

善曰漢書倪寬云宣重光張晏曰重光

謂日月也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

樂生物者也章昭曰協和也應律應律而至也

辰晷喻天子也重猶裁也天子之道載光

和風應於律

辰晷喻天子也重猶裁也天子之道載光

和風應於律

辰晷喻天子也重猶裁也天子之道載光

和風應於律

辰晷喻天子也重猶裁也天子之道載光

和風應於律

辰晷喻天子也重猶裁也天子之道載光

和風應於律

辰晷喻天子也重猶裁也天子之道載光

呂函夏無塵海外有謚

音密其四

善曰揚雄河東賦

曰函夏之大

漢東觀漢記曰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祭

彤為遠東太守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毛詩曰海外有截爾雅曰謚靜也銑曰函夏華夏也謚靜也言內

清外
靜
芒芒
忙
宇宙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

善曰左氏

傳曰芒芒禹跡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宙生天地周易曰天地交泰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式宴以教周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向曰王謂成都王也玄暉峻

朗翠雲崇靄

於冕弁

五臣

振纓服藻

五臣本

垂帶

其五

曰玄天色也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夫服

藻火毛詩曰彼都人士垂帶而厲濟曰玄天暉曰峻

高朗明也冕纓藻

服皆卿大夫法服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善曰毛詩曰采

來雍雍良曰祁祁衆貌僚官也雍

薄言載考承顏下

雍和悅貌言衆官有來者皆和悅也

薄言載考承顏下

風

善曰毛詩曰薄言采之毛詩曰在宗載考漢書雋不疑曰乃今承顏接辭孔叢子曰伋願在下風翰曰

薄

言雲謙也載則考成也謂薄德為俯覲嘉客仰瞻王

言

則成此詩承王之顏色於下風也

容

善曰毛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憚曾植罷朝表曰覲玉容而慶薦奉歡宴而慈潤統曰嘉客賓客也玉

容

謂容如玉也俯施已唯約于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岳

仰

隨尊卑之理

之

崇其六善曰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乎約已弘乎

考

也毛詩曰永錫難老又曰如南山之壽向曰約薄

豐

厚也言我施用甚薄遇禮且厚是天賜我難老之惠

如山

岳

之

崇高

晉武帝華林園

五臣本

集詩

四言 善曰洛陽圖經曰華林園在城內

東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為華林千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盛晉陽秋曰散騎常侍應禎詩最美

應吉甫

善曰文章志曰應禎字吉甫少以才聞能談論晉武帝為撫軍將軍以禎參軍

晉室踐祚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卒濟注同華林園名當晉武帝與羣臣射於此園賦志詩觀

悠悠太上民

五臣作人

之厥初

善曰毛萇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太古也老子曰太上

知有之淮南子曰太上帝生萬物而不有皇極肇建毛詩曰厥初生民良曰言太上生人之始

彝倫攸敷

善曰尚書曰建用皇極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翰曰皇大極中彝常倫理

也言大中之道始立
常理從是所布也

五德更運膺錄受符

善曰七略曰
鄒子有終始

五德言土德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
次之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合符膺錄次相代
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
金木水火土也更遞也言五德之君遞相應運以受符
錄

陶唐既謝天歷在虞

其一

善曰說文解字云陶丘
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

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故號陶唐氏論語堯曰咨爾
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天歷天之歷數虞謂舜也
言堯去位歷數
歸舜也謝去也
於時五臣作是上帝乃顧惟眷光我先善作

祚應期納禪

去聲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時是也毛
詩曰皇矣上帝又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

魏志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范曄後
漢書伏隆檄張步曰皇天祐漢聖哲應期尚書刑德放

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良曰言上天眷我晉德故應期運而納於魏禪位以龍飛文以

虎變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翰曰龍飛喻天子起升位也言天子

既即位文章蔚然如虎豹之變也

玄澤滂流仁風潛扇

善曰玄澤聖恩也曹子建責躬

詩曰玄化滂流典引曰仁風翔于海表銑曰玄天也天澤滂沛而流仁惠之風潛動也扇動也

區內

宅心方隅回面

其二善曰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也劇秦美新曰回面內嚮

喁喁然向曰區宇之內方隅之外皆宅心欽化回面向風也方隅東夷狄之國也

天垂其象地

曜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

善曰周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韓詩外傳曰天見其

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春秋元命苞曰天質地文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

曰朝陽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孫柔
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光潤濟曰天象日月星

也地文嶽瀆也山東曰朝陽梧桐生焉景雲瑞雲也言
日月嶽瀆含垂光潤也龍鳳皆美瑞也或翔於雲或鳴

於嘉禾重穎莫莢載芬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
縣嘉禾生一莖九穗田俵子曰堯為天子莫莢生於庭

為帝成歷良曰穎禾穗也莫莢瑞草也載則芬盛也

率土咸序人胥悅欣其三善曰胥相也毛詩曰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翰曰咸皆胥相

也恢恢回苦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

明在聽斯聰善曰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禮記曰
天子穆穆尚書曰言曰從貌曰恭視曰明

聽曰聰注曰是則可從恭嚴恪也明必精審聰必微諦
也論語曰君子視思明聰思聰貌思恭言思忠銑曰

恢恢大也穆穆美也言天子大量登庸以德明試以功

度美容貌而有恭順聰明之德其四善曰尚書帝曰若時登庸又曰明試以功車服

以庸向曰庸用也言以德登用為天子明試謂先帝明試其恭惟何昧旦丕顯無理不經無義不踐行捨其

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

善曰左氏傳譏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

猶急禮記曰理發乎外而衆莫不順鄭玄曰理謂言行也辯捷也口捷給則數為人所憎故云去其辯陸賈新語曰義者德之經履之者聖也老子曰處其實而不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嵇康書曰游心於寂寞老子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極也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濟曰丕大也言我君恭勤夙夜未明而思政理之事而行之至虛太素也謂游

情太素之道同法於簡易也

六府孔修九有斯靖

其五善曰尚書曰四海會同六府

孔修毛詩曰奄有九有良曰孔甚也

澤靡不被化罔

不加聲教南暨西漸

流沙

善曰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孔

安國曰漸入也

翰曰暨至漸入也言惠

幽人肆

五臣作肆

化聲教無所不至無不入也

流沙遠國名

幽人肆

五臣作肆

音嶮遠國忘遐

善曰毛萇詩傳曰幽遠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服虔曰肆弃也銑曰肆習

遐遠也言幽隱者習嶮而至越裳

重譯充我皇家

其六

善曰尚書大傳曰成王之時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

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玄

曰欲其轉相曉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滿也典引曰盛

哉皇家

向曰越裳國名重譯謂傳揚其言宣之於天

子充滿也言貢我我列辟赫赫虎臣善曰毛詩曰奉璋聘滿我國家也

列辟毛詩曰進厥虎臣濟曰列辟諸侯也虎臣言猛也赫赫衆盛貌內和五品外威

四賓善曰尚書帝曰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乃五常也又曰四夷咸賓良曰五品是五等諸侯四賓

是四夷之賓諸侯在內故修時貢職入覲天人善曰周禮曰施

云和夷狄外國故云威

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莊子曰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翰曰脩因覲見也言

各因朝見之時備言錫命羽蓋朱輪其七善曰毛詩

脩職貢於天子

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書大傳曰古諸侯之於天子有功

者天子賜其車服號曰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

服之名子虛賦曰建羽蓋楊惲書曰乘朱輪者十人

翰曰諸侯來朝天子皆周備與言而賜其命羽蓋朱輪

諸侯之
車飾
貽宴好會不常厥數神心所受五臣作授不言而喻

善曰史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禮也左氏傳張趯曰吾得聞此數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聖策定

於神心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向曰貽遺喻曉也言天子遺其宴會者

不常其數但聖心所於是肄五臣作肆射夜食弓矢斯御善曰

與者不言而自曉
春秋曰天子講武肄射毛詩曰弓矢斯張發彼五的有
毛萇曰御進也銑曰肆放也御猶執也

酒斯飲其八善曰毛詩曰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毛萇曰的射質也鄭玄曰發發矢也周禮曰王射三

侯五正毛詩曰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又曰飲酒之飲杜預左氏傳注曰飲厭也良曰五的射的也飲飽宴也

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在昔未墜於地是也翰同善注

先王射

五臣作躬

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為失

音試協韻善曰周易曰

弓矢者器也

用也

凡厥羣后無懈于位

其九

善曰毛詩

之過亦為失也

攸暨

銑曰

茲器射禮也

荒廢也

言其先王崇射以示

武崇禮以懼廢過眈之者亦失矣

戒懼羣后無為此懈

位怠於

武崇禮以懼廢過眈之者亦失矣

武崇禮

以懼廢過眈之者亦失矣

戒懼羣后無為此懈

位怠於

武崇禮以懼廢過眈之者亦失矣

戒懼羣后無為此懈

位怠於

武崇禮以懼廢過眈之者亦失矣

戒懼羣后無為此懈

位怠於

位怠於

武崇禮以懼廢過眈之者亦失矣

戒懼羣后無為此懈

位怠於

武崇禮以懼廢過眈之者亦失矣

戒懼羣后無為此懈

位怠於

武崇禮以懼廢過眈之者亦失矣

戒懼羣后無為此懈

位怠於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

五臣本無集字

送孔令詩

五言善曰蕭

子顯齊書曰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

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舊準沈約宋書

白孔靖字季恭宋臺初建以為尚書令讓不

受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其美

以述其美

謝宣遠

善曰宋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陳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貴求

為豫章太守卒高祖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一時向曰謝瞻幼能為文

章豫章太守劉裕為宋公時九月九日出游項羽戲馬臺送尚書令孔靖辭位歸鄉宋公

與百僚賦詩

以述其美焉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至乃

命司服衣服有量必循其故鄭玄曰盲風疾風也毛詩曰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

曰季秋九月涼風至始授衣也霜降繁林收陽彩五臣膠漆堅不可為器故美百工之功

揚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鸞導渚有來

五臣鴻善曰左作歸鴻氏傳曰

吳公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在此猶鶯之巢于幕註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鴻飛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鴈來

實

良曰遵依也餘同善注

輕霞冠秋日迅商薄清

穹

善曰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風疾

又曰薄附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翰曰霞在日

上故曰冠也商風疾而高故云薄清穹穹天也

聖心

眷嘉節揚鑾戾行宮

善曰孫卿子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曰錫鑾和鈴爾雅曰戾

至也東觀漢記曰濟陽有武帝行過宮

銑

四筵霑芳

醴中堂起絲桐

善曰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坐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

王忌曰夫理國家而彌人倫皆在其中王曰夫理國家何在絲桐之間向曰四筵四坐也絲桐琴也

扶

光迫西汜

似

歡餘宴有窮

善曰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暘谷次

于濛汜

濟曰扶光日也迫薄也

逝矣將歸客養素克

西汜日入處也

言日沒歡宴將極

有終

善曰歸客謂靖也嵇康幽憤詩曰養素全真王隱晉書曰周馥教曰叅軍杜夷優遊養素周易曰謙

亨君子有終吉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臨

良曰逝往也歸客孔令也言能養淳素以終事

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善曰言已牽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之怨而以

侍宴暫歡之志重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

息王逸曰念舊鄉也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列子宋

元君曰適值寡人有歡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

行千里乘風之勢

翰曰宣遠自言臨流相送怨不得

與之相從迴我歡樂之心

歎君與飛蓬同飄轉也

文選

三十四

樂游應詔詩

五言 善曰丹陽郡圖經曰樂游苑宮城北三里晉時藥園也

范蔚宗

銑曰沈約宋書云范曄字蔚宗順陽人也少好學為高祖相國掾稍遷太子詹

事坐謀反誅樂游苑名應宋文帝詔

崇盛歸朝闕虛寂在川岑山梁

五臣作陽協孔性黃屋非堯

心善曰方言曰寂安靜也論語子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何晏曰言山梁雌雉得時鄭玄毛詩箋曰梁石絕水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裏堯以位禪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注莊子曰徒見聖人載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向曰崇盛謂崇業之人朝闕朝廷也虛寂謂空靜之士川岑山澤也山梁雌雉飲啄自得是合孔丘之性黃屋天子車也堯為天下但憂萬人而心不在

黃軒駕時未

五臣作來

肅文囿降照

五臣作昭臨

善曰言未戒軒駕而訪道且降

文囿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為御昌寓

參乘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

囿方七十里毛詩曰王在靈囿鄭玄曰文王親至靈囿

言愛物也毛詩曰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濟曰軒駕言

時游此以就清肅之人文囿謂文學之士昭明也言下明德而臨之也

流雲起行蓋晨風

引鑿音原薄信平蔚

紆

臺澗備曾深

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處

良曰草木叢生曰薄蔚繁茂也備盡曾高也言臺澗盡高深也

蘭池清夏氣脩帳含

秋陰遵渚攀蒙密隨山上嶇

區

欽

善曰三輔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

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之勞張晏曰帳帷帳也詩曰鴻飛遵渚遵依也尚書曰隨山瀆川洞簫賦曰嶇欽

歸崎

翰

曰睇

五臣

岷嶽不平貌

睇

作瞻

目有極覽游情無近尋聞道雖已積年力

互頽侵

善曰廣雅曰睇視也王弼老子注曰滌除邪飾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極者盡也莊子南郭

子綦問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

聞道矣偶音禹陸機應嘉賦曰悲來日之苦短恨頽年

之方促銑曰積久也言目覽既極游情自遠也探已

聞道謂聞人之道已久而年力老弱不能行之

謝丹黻

五臣作膜烏郭切

感事懷長林

善曰毛詩曰赤芾在股毛萇曰諸侯赤芾鄭玄

曰芾太古蔽膝之象黻與芾古字通江賦曰感事而出

向曰丹膜喻榮祿也言探已年已老慙榮祿之飾感

此事思歸

於長林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淒淒陽升腓肥皎皎寒潭潔

善曰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也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變

而黃也毛萇曰痲病也今本作腓字非也濟曰腓病也風霜慘悽草木色皆病此言以喻已老患也良

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善曰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爾雅曰感

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良曰良辰謂九月九日感聖心謂感天子之心也雲旗畫雲飾旗也興起也

鳴葭戾朱宮蘭卮之獻時哲善曰魏文帝書曰從者鳴茹以啓路傳玄西都賦曰

形形朱宮漢書曰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卮鄉飲酒禮器也受四升鄭玄毛詩

箋曰主人酌賓為獻

翰曰葭笛也

天子行鳴笛引路

也庚至也朱宮謂戲馬臺有宮觀也

蘭卮酒盃也

時哲

謂孔

令也饒宴光有孚和樂隆

五臣

所缺

善曰薛君韓詩章

錢周易曰有孚飲酒無咎

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

矣

銑曰光明孚信也言饒宴之理明朝廷有信也和

樂之義信有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

所終缺終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方悅

在治天下也司馬彪曰在察也宥寬也郭象曰宥使自

在則治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

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同也已止

也使各得其性而止向曰在宥言察寬則天下之理

也吹萬謂天氣養萬物雖形

氣不同各得其性而悅也

歸客遂海隅

善本

脫冠謝

朝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闕

音缺

善曰廣雅曰遂

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

蒼生凡仕則冕弁謝職故曰脫冠閒居賦序曰猥廁朝

列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逸曰

枉曲也曹植應詔詩曰指日遡逝禮記曰有司告以樂

闋鄭玄曰闋終也濟曰歸客孔令也海隅謂會稽山

陰也脫冠謝中書令薄止也言指

日影以待有司奏徽膳之樂終也河流有急瀾浮驂無

緩轍善曰言彼去河有急瀾而不止已旋驂無緩轍而

不留言相背之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

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善曰孔以養素為榮而已以

應位為辱故云愧也周禮曰

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間必有途焉趙壹報羊陟

書曰惟君明睿平其宿心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

良曰伊惟也言我豈獨惟此別路彼美丘園道喟焉傷

之念而已言宿心之事自此將隔

薄劣善曰毛詩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

帛箋箋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閑居賦曰信

用薄而才劣 翰曰美孔令得歸
丘園之道歎傷己之薄劣不如也

應詔讌曲水作詩

四言 善曰水經注曰舊樂游苑宋元嘉十一年以其地為曲

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游苑且祖

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

義季有詔會者賦詩

顏延年

銑曰曲水謂引水行酒盃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

善曰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

者不溫則涼故象者形者非大象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賈逵國語注曰彰著也向曰形見也言大道隱而未見謂宋公未為天

子時也彰明謂延晉

帝迹懸衡皇流共貫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黃帝

有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遊行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

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楊賦

曰逮至孝文隨風乘流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

共貫濟曰帝五帝皇三皇言可與齊衡共貫惟王創

物永錫洪算

善曰周禮曰智者創物毛詩曰永錫難老鄭玄儀禮注曰算數也謂年數良曰王

文帝也創物謂創造萬物也洪

仁固開周義高登漢

其一

善曰毛詩序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漢書曰五星聚于東井此高祖受命之符當以義取天下也翰曰言

仁義之道高祚融世哲業光列聖

善曰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世有哲王魏

都賦曰列聖之遺塵

銑曰祚福也言福德

太上正位

豐盛代生哲智德業光於往列之聖人也

天臨海鏡

善曰漢書薄昭書曰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

男正位乎外潘岳魯公詩曰如地之載如天之臨孫綽

望海賦曰因湛亮以靜鏡俯游目於淵庭向曰太上

謂文帝也言臨人

制以化裁樹之形性

善曰周易曰化

如天鏡之照海

莊子曰流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

儀則謂之性濟曰言法制以風化裁形性以寬和樹

也惠浸萌生信及翔泳

其二善曰史記文帝詔曰萬物之萌生翔泳魚鳥也易曰豚

魚吉信及豚魚薛君韓詩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

下及魚鼈良曰萌生謂萬物也言恩惠浸養萬物著

信及魚崇虛非徵積實莫尚宜伊人和實靈所貺

鳥也崇言崇

尚虛假諒非有微積累成實則莫能尚也演連珠曰積

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杜預左氏傳注

曰尚亦上也言化之所感豈止人和乎實亦受天貺左氏傳李良曰於是人和而神降之福春秋元命苞曰通

三靈之貺交錯同端也翰曰宣惟人和日完其朔月而已實上天神靈所賜其福也貺賜也和

不掩望善曰漢書曰天下太平日不蝕朔月不掩望向曰完全也日蝕在朔月蝕在望言今日月朔

望皆航琛越水輦賁慈踰嶂其三善曰言遠夷納貢全也航琛越水輦賁慈踰嶂也毛萇詩傳曰琛寶也孟

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賁爾雅曰上正嶂也郭璞曰山上平濟曰航舟也輦車也言諸方貢獻琛賁或浮

水或踰山帝體麗明儀辰作貳善曰言太子附帝故有而來至矣帝體麗明儀辰作貳明德也帝體謂太子也

沈約宋書曰文帝立皇子劬為太子喪服傳曰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

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旦是也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辰北辰也

典引曰辰居其位齊王攸太子箴曰尊以弘道固以貳
己良曰言帝之體肩也麗耦也耦君之明匹辰極以

為副君彼東朝金昭玉粹音邃善曰東朝東宮也潘岳贈陸機詩曰繼繼東朝高

誇呂氏春秋注曰東宮太子所居詩曰東宮之妹又曰
金玉其相廣雅曰粹純也翰曰東朝太子朝也言太

子德如金玉之明德有潤身禮不愆器善曰禮記曾子曰富潤屋德潤

身又曰禮器鄭玄曰禮器言禮使人成器銑曰柔中
言富德業以潤其身制度文章不愆失禮樂之器

淵映芳猷蘭祕其四善曰易曰其用柔中陸機宣猷堂詩曰茂德淵冲字書曰祕者謂蘭芳

之幽密向曰柔和也言中心如明如淵之昔在文昭

五臣今惟武穆善曰言昔者在高祖之子為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王又同武王之穆

言其成也左氏傳富辰曰畢原鄆文之昭也杜預曰
皆文王子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曰皆武王子也
漢書韋玄成議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穆父子
之迭號千祀而一也晉文王諱昭改為詔濟曰言以
高祖比文王文帝比烏於赫王宰方旦居叔
武王昭穆謂繼次也烏於赫王宰方旦居叔
輔比之周旦而亦居叔也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為
司徒毛詩曰於赫湯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吾成
王叔父也良曰於赫美也王宰謂宋彭有辟
城王義也言方於周公居伯叔之次也

蕃爰履奠牧

善曰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

衡陽二王也爰履奠牧謂於所履之地能鎮定其郊牧
也爾雅曰爰於也左氏傳管仲曰賜我先君履杜預曰
履所履之界也諸侯得祀名山大川故曰奠牧尚書曰
奠高山大川爾雅曰郊外謂之牧翰曰辟溫潤也言

有溫潤明德履於蕃服以定牧守

寧極和鈞屏

必京維服

其五善曰和鈞謂王宰

也屏京謂蕃封也尚書曰關石和鈞周禮曰三曰禮典以和邦國四曰政典以鈞萬民又曰凡邦國大小相維

銑

曰寧安極理也和鈞謂斤兩斛斗也謂安理

肚匪

其斤兩斛斗為京室之藩屏維持五服之諸侯也

魄雙交月氣參

男變

善曰肚魄雙交謂三日也凡肚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月未夕

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曰雙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肚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也月氣參變謂三月也月氣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曰凡四時成歲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有中氣以著時應向曰肚魄日月也雙交謂日月交

開榮灑澤舒虹

爍電

善曰言時候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桐始華又曰時雨將降又曰虹始見又曰仲春之月始電濟曰

開榮開發萬物之榮灑其渥澤也爍光也言德愍萬化之美如虹電舒光化際無間皇情爰

眷

善曰言既太平故眷斯嘉節解嘲曰纖者入無間杜預左氏傳注曰間隙也良曰際至也言風化之微

入於無間也皇情謂天子伊思鎬皓飲每惟洛宴其六

之情也爰眷謂眷下人也伊思鎬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毛詩曰王在在鎬飲酒樂凱東

陽無疑齊諧記束皙對武帝曰昔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翰曰惟亦思也郊餞有壇作五臣

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左氏傳曹劌曰君舉必書銑曰郊餞謂祖祭也有疆謂作壇以祭也君之

舉措必模帷蘭甸畫流高陞善曰廣雅曰幙帳也蘭甸

休於禮也蘭甸謂野田有蘭者蓋以其香喻德馨

也言張帷幙於蘭甸畫地通水於高階之側也陞階也

分庭薦樂析波浮醴

善曰莊子曰分庭抗禮庭謂東西廂俱作樂也

濟曰分

水以流極也醴酒也

豫同夏諺

彥事兼出濟

孟子曰夏諺曰吾王

善曰

不豫吾何以助

良曰夏諺云吾王不游吾何以

仰閱

豐施降惟微物

善曰閔猶數也微物自謂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鳥微物也

翰曰閱視也言我

仰視天子豐厚之施

三妨儲隸五塵朝黻

音弗

善曰

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轉正貲外郎徙貲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徵中書侍

郎轉太子中庶子

翰曰三妨儲隸謂三任東官官

途

泰命屯恩充報屈有悔可悛

七滯瑕難拂

其八

善曰

泰屯二卦名

周易曰泰者通也又曰屯如遭如周易曰時豫有悔位不當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俊改也廣雅曰瑕穢也毛萇詩傳曰拂去也拂亦作弗古字同銑曰謂王道泰而已命屯也王恩充滿而已報猶屈也有過悔之事可自改積滯之瑕難可除拂

皇太子釋奠會作

四言 善曰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年三月皇太子劭

釋奠于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向曰宋文帝太子親釋奠於國學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

善曰漢書元帝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鄭玄禮記注曰尊師授

道焉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濟曰師位謂太子少師位也儒門謂專門

教授

稟道毓德講藝立言

善曰王粲贈文叔良詩曰溫溫恭人稟道之極周易

曰君子以振民毓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子曰其次立言良曰稟投道藝以養德立言也毓

養也浚明爽曙達義茲昏

善曰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通達之義於此彌昏也

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歲規顯之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微

異不以文害意也禮記曰先王脩道以達義桓子新論曰學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茲昏也

濟曰言大明自暗而生且不差其永瞻先覺顧惟後昆曙達義從昏情而發明亦猶是焉

其一 善曰言大義漸乖永瞻先覺之意顧思後昆以正之孟子伊尹曰天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予天人之先覺者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銑曰永長也言長瞻先覺之人義有乖舛者顧思後昆以正之也昆猶生也

大人長物繼天接聖

善曰周易曰利見大人君德也尸

而物長聖人之道亦然漢書曰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 向曰大人謂太子也長物謂長育萬物也繼天

接太子之

時屯必亨運蒙則正

善曰周易曰屯元亨利貞王弼曰剛柔始交是

聖緒也

以屯也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也運錄運也周易曰蒙亨利貞王弼曰蒙之所利乃利正也 濟曰言遭時屯

蒙必能正

偃閑武術闡揚文令

善曰尚書曰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孔

也亨通也

安國曰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良曰術道也言偃武道開舉文學之政令

庶士傾風

萬流仰鏡

其二 孔子問

善曰尚書曰庶邦庶士嵇康高士傳

言與萬物同流匹也

唯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

明道也

翰曰言衆士萬人皆傾慕其風仰之以爲鑒

鏡

虞庠飾館睿圖炳

丙

音遂

善曰禮記曰有虞氏

圖畫也炳丹青色也

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

也

粹然見於面 銑曰令飾館以象之睿聖也聖圖畫

孔子圖象於其中

炳懷五臣

九

然溫潤粹溫潤貌

懷五臣仁憬永集抱智

五臣作

切至

善曰懷抱謂苞韞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

仁又曰儒有戴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曰憬彼淮

夷毛萇曰憬遠行貌左氏傳爲啓疆謂楚子曰求諸侯

而廣至杜預曰廣羣也 向曰憬遠也言懷仁韞智之

士皆自遠

踵門陳書躡屨

脚

獻器

善曰莊子曰有孫休

而羣至

者踵門而詫扁子司

馬彪曰踵至也陳書謂陳列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虞
卿躡躡蹻蹻擔簦器謂樂也漢書曰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或
有先祖舊書多奉與獻王來朝獻樂器也濟
曰屩履也言至門陳政理之書躡履獻其禮器澡身玄

淵宅心道秘

逸其三

善曰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

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居心也良曰
玄淵道秘皆道德深遠之處言沐浴居心於此伊昔

周儲聿光往記

善曰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于王季

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
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
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
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聿述也
翰曰周儲謂文王為太子時言恭孝事
上一日三朝也聿言述也言述光前史
思皇世哲體

元作嗣

善曰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制
 天而作鄭玄禮記注曰上嗣君之適長子

曰皇美也世哲謂太子也元
 大也謂體居大而為嗣繼

資此夙知降從經五臣志

善曰資猶籍也毛詩曰誰夙知而暮成禮記曰一年視
 離經辨志向曰夙早降下也言太子資於儒學早知

之人下從伏膺以過天彼前文矩周規值其四善曰
 學經典為之志也

聖人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襲值當也濟曰過
 遠也前文謂古文也言古文經典相去雖遠學其規矩

亦與之正殿虛筵司分簡日善曰正殿前殿也長門賦
 相當

以待賢也左氏傳邲子曰元鳥氏司分者也爾雅曰簡
 擇也良曰正殿太子正殿也司分主厯之官也簡日

謂擇吉日尚席函含杖丞五臣作疑奉帙善曰漢書音
 也筵席也

有五尚有尚席禮記曰席間函杖鄭玄曰函容也丞疑

儒席也席容一丈分地使得指侍言稱辭惇敦史秉筆

善曰馮衍德誥曰仲尼言語不習則子貢侍禮記曰有

善記之為惇史國語士茁謂襄子曰臣秉筆事君

曰侍言稱辭傳太子言語之官妙識幾平音王載有述

也惇史直辭之官也秉執也

其五善曰周易曰知幾其神乎尚書曰熙帝之載王

肅曰載事也孔叢子曰使談者有述焉為之奈何向

曰言侍從之官皆妙識幾微之音肆五臣議芳訊信大

載則也言帝王法則有所述作肆作肆議芳訊信大

教克明尚書傳曰肆陳也鄭玄毛詩箋曰訊言也濟

曰肆習訊問也言習議者以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

芳美之道相問故大道能明敬躬祀典告奠聖靈禮屬

觀盥樂薦歌笙

善曰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人之始立學者先釋奠于先聖先師

周易曰觀盥而不薦王弼曰可觀者莫盛乎宗廟宗廟

之可觀者莫盛於觀盥也儀禮曰歌南有嘉魚笙崇立

也良曰言其恭敬敬行祀典奠酌先聖之神靈也觀

盥謂禮之盛也盥謂貯水器所以淨洗手也薦進也歌

笙雅樂也昭事是肅俎實非馨其六善曰左氏傳曰以昭

明德惟馨翰曰昭事神祇崇肅敬之德也俎謂祭

器也實謂祭物也言俎實非足稱馨蓋德為馨也獻

終襲吉即宮廣讌堂設象筵庭宿金懸

五臣作縣如字協韻善曰獻

終祭畢也尚書曰乃卜三龜一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

禮記衛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劉楨瓜賦曰更鋪象

牙文席吳都賦曰桃笙象簟周禮曰宿懸於阼階其南

鍾然鍾則金也銑曰襲重即就也言獻禮既重得其

吉祥還就於宮以廣讌樂也象筵以象牙為
席也金縣謂金鼓之樂也宿謂夜列於庭
台保兼徽

皇戚比彥

善曰春秋漢舍尊曰三公在天法三能與
台同保太保也皇戚皇家之戚也爾雅曰美

士為彥向曰台謂三公位也保太保也皇戚
皇之親戚也徽美也比彥謂比肩皆是俊彥
肴乾酒

澄端服整弁

其七善曰禮記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
肉乾人飢而不敢食杜預左氏傳曰肴乾

而不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濟曰肴
乾酒澄祭畢也整服謂去祭服就常服也
六官視命九

賓相儀

善曰六官六卿也周禮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
其衣服禮儀各眡其命之數漢書曰羣臣朝十

月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東京賦曰伯夷起而相
儀銑曰九賓謂九卿也言視王命助行禮儀
纓笏

市
序中卷充街

善曰纓笏垂纓束笏也皆朝臣之服
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牆謂之

序巾箱也所以盛書翰曰巾盛物都莊五臣作雲

也言垂纓笏卷者市於庠序滿於街衢

動野音風馳善曰爾雅曰六達謂之莊劇泰美新曰

至馮中九交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襲並

馳銑曰莊馮皆道也言觀禮之人於道路有如雲動風

倫周伍漢超哉邈猗注曰倫比也說文曰伍相參伍

也蔡邕胡黃二公頌曰超哉邈猗莫參其二

向曰倫比伍參也言比周漢之德超然遠美

天容光必照善曰清暉喻日喻帝也孟子云日月

五臣有明容光必照趙岐曰容光小隙也物性

作任其情理宣其奧善曰周易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

者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

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偽情矯志不入於心老子曰道者萬物之與廣雅曰與藏也良曰言萬物各任其情明理以宣深與之義

妄先國胄側聞邦教

善曰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延之遷國

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賈誼弔

屈原曰側聞先生尚書曰司徒掌邦教翰曰胄長也

國學以教長子延年時為國子博士故謙徒愧微冥終

云妄居國胄之先而側聞國之教義也

謝智效

善曰微冥微賤而聞冥也家語哀公曰寡人愚冥莊子曰智效一官銑曰自愧微賤而暗昧

也言此無智而效故云謝也

侍宴樂游苑送張

五臣無張字

徐州應詔詩

五言善

典曰張謏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徐州刺史謏音速

丘希範

善曰梁史曰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事高祖踐祚拜

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卒集題曰兼中書侍郎丘遲上向曰希範時為中郎武帝弟

宏為徐州刺史應詔送王

詰旦閭闔開馳道聞鳳吹

去聲善曰左氏傳曰詰旦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

也西京賦曰未曉闕於閭闔薛綜曰紫微宮門曰閭闔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

秋曰伶倫制十二筩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曰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簫竽笙塤箎皆以鳴吹

也濟曰閭闔天門也輕莢啼承玉輦細草藉龍騎善

毛詩曰自牧歸荑毛萇曰荑茅始生也藉田賦曰天子御玉輦服虔漢書注曰藉薦也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

龍良曰萋草之初生藉猶鋪也言鋪此萋草輩從上行風遲山尚響雨息雲猶積

志善曰巢空初鳥飛苢亂新魚戲善曰毛詩曰參集本作漬

言風雖緩山尚為聲也苢水草也寔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寄善曰史記齊威王曰

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駘曰齊之北門也史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孰曰

徐州梁之北門孰誰也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荀悅言非親王誰者可寄

漢記曰大會羣臣於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曰別念謂武帝別弟也肅穆謂和穆也言天子恩波和

被而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善曰左氏傳羊古職曰被及

幸西征賦曰宣生命之易投濟曰小臣遲自謂也言雖投捨此命不足答其義也

應詔樂游苑餞呂僧珍詩

五言

善曰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為左衛將

軍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

沈休文

善曰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

稍遷至侍中丹陽尹建昌侯薨謚曰隱良曰僧珍為左衛將軍北伐魏故命作詩餞也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善曰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高誘呂氏春秋注

曰丹水在南陽浦崖也莊子曰兵革之士樂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若履木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良曰堯時丹水國不服堯征而克之此非樂戰但切君臨之重懼百姓不安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堯心

善曰穀梁傳曰我君接上下論語曰周之

德可謂至德矣莊子堯謂舜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此吾用心也翰曰我皇則梁武帝也執至聖之德忘

其身用帝堯之心以安人也愍茲區宇內魚鳥失飛沈善曰言失常也東京賦曰

區宇又寧大戴禮曰魚游于水鳥飛于雲銑曰推士

愍憐也憐此區宇之內萬物失所也言苦魏侵掠雷

轂二嶠文道善作阻揚旆九河陰善曰漢書馮唐曰臣聞

推轂曰關以內寡人制之關以外將軍制之西都賦曰

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藉田賦曰九旗揚旆尚書曰九河

既道轂梁傳曰水南曰陰向曰古之遣超乘盡三屬

將天子親推車轂送之二嶠山名旆旗也

選士皆百金善曰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

漢書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一髀禪一

經繳一凡三屬也顧野王曰屬猶接也史記曰李牧趙

之良將也匈奴入牧選百金之士五萬擊之漢書音義服虔曰良士直百金言重也濟曰三屬甲也選擇也

百金言立百金以招士也戎車出細柳餞席樽上林善曰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漢書曰匈奴大入邊遣內史周亞夫軍細柳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良曰細柳漢將周亞夫屯營

也言兵車出營作餞席樽酒於上林也上命師誅後服林即樂游苑也取象於漢家上林苑也

授律緩前禽善曰公羊傳曰何喜于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強周易曰王用三驅失

前禽也翰曰言後者函輶還方解帶堯武稍披襟執誅前降者緩捨也

善曰解帶披襟言將降附也漢書音義應劭曰堯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洛西李尤函谷

關銘曰函谷險要衿帶咽喉銑曰函函谷關也輶輶輶洛東坂名堯武二關名盡為中國之襟帶言今披解

輶輶輶洛東坂名堯武二關名盡為中國之襟帶言今披解

而出 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

音尋 善曰尚書曰奉辭伐罪郭緣生述征記

曰北芒洛陽北芒嶺靡迤長阜自滎陽山連嶺修亘暨于東垣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伊水名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潯涯也 向曰洛陽魏所都也 芒山故王伐罪弔人於此弔問也問人勞苦也 將陪

告成禮待此未抽簪

善曰尚書曰柴望大告武成也謂武王誅紂而還燔柴郊天望祀山

川大告以武功成也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幘道曰簪 濟曰言堯平四方必將燔柴

以告武成約自云將陪侍此禮故未解簪纓而歸

祖餞

善曰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游死道路故祀以為道神以求道路之福

送應氏詩二首

五言

曹子建

良曰送應璩瑒兄弟時董卓遷獻帝於西京洛陽被燒故多言荒蕪之事

步登北芒坂遙望洛陽山洛陽何寂寞宮室盡燒

焚

音煩協韻 善曰北芒已見沈休文應詔詩說文曰寂無人聲也獻帝紀曰車駕至洛陽宮室盡燒

山也漢遭董卓燒宮室垣墻皆頓擗闕荆棘上參天不

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側足無五臣作不行徑荒疇不復田

善曰漢書曰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棘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東觀漢記馬援曰隗囂側足無所立國語曰田疇荒蕪賈逵曰一井為疇銑曰遊子久不歸頓擗崩倒也不見耆老言皆遭亂見殺

不識陌與阡

善曰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向曰阡陌皆道也

言我久不歸此皆
不識其道徑也

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烟念我平常

五臣

居氣結不能言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野蕭條而寥廓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

烟火古詩曰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濟曰言思念平生游居之處所盡成丘墟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

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時又詩曰嘉會難再逢

良曰屢數也言清平之時嘉會之賞不可數得而常有

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

善曰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善曰無終極言長久也朝霜言易

消也願得展嬋婉我友之朔方

善曰毛詩曰嬋婉之求又

方銑曰嬋婉歡樂也言我願得舒此歡樂也我友謂應璩也朔北也

親昵

臣女乙切五

並

集送置酒此河陽中饋豈獨薄賓飲不盡觴愛至望苦

深豈不愧中腸

善曰爾雅曰昵近也漢書曰上過沛置酒沛宮周易曰在中饋王弼曰婦人職

中饋儀禮有饋食之禮鄭玄周禮注曰進物於尊者曰饋言恩愛至情之極所望悲苦愈深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曰病愧謂罪苦也向曰中饋食也言情愛至極相望苦深今為離別豈不各愧於

中腸

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長願為比翼鳥施翮起

高翔

善曰毛詩曰山川悠遠又曰道阻且長古詩曰願為雙鳴鳥奮翼起高飛

我願為此鳥施翼於身與之高飛

濟曰北方有比翼鳥今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

五言

孫子荆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

梁令衛軍司馬為馮翊太守卒

向曰子荆

仕晉為馮翊太守時司馬駿為征西將軍俊

下官屬往者送至陟陽候故

於此作也陟陽亭名候亭也

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

善曰李陵與蘇武詩曰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毛詩曰

零雨其濛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

善曰傾猶盡也

三命皆有極吐

丁嗟安可保

善曰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

三命蒼頡篇曰咄咄也說文曰咄驚也咄倉憤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

翰曰言三命皆有終極嗟我

此身安可長保

莫大於殤子彭聃

貪

猶為夭

善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

秋毫之末而泰山猶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宜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未為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不獨小其小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夭是以螻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為周守藏史積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蓋百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銑曰七歲已下亡曰下殤彭祖老時皆壽者若達自然之分者吉凶如殤者亦足為壽達理而求者雖彭聃猶以為夭

糾纏墨憂喜相紛繞

五臣作援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纏索相附

會也按糾纏索也糾兩股索纏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鵬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又曰憂喜聚門吉

凶同域神女賦曰紛紛擾擾未知何意濟天地為我曰吉凶相繞如索兩股纏也紛紛擾擾猶互起也

鑪萬物一何小善曰言天地為鑪陶冶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自愛也鵬鳥賦曰天地

為鑪萬物為銅濟曰言以天地為達人垂大觀誠此鑪陶冶萬物故宜齊同何有大小

苦不早善曰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于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經慮也鵠冠

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理古詩曰立身苦不早翰曰達人不賤物貴我通為一觀我覺此道苦其不早乖

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

在今朝守之與偕老善曰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王孫子曰仲叔諫衛靈公曰百姓乖離

說文曰契文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向曰誰能察我別離之心言當取鑒於天濟曰偕俱也言齊死生契在於今朝守此與之俱老

金谷集作詩

五言善曰酈元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

金谷水東南流經石崇故居

潘安仁

向曰金谷水名流經石崇之居時崇出為城陽太守潘安仁送之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

善曰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

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中賦詩以叙中懷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

沂其入蔡邕陳琳碑曰遠鎮南裔翰曰祭酒助三公
和鼎也崇出守城陽在海畔故云鎮海涯沂水名也

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朝

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

音眉

善曰毛詩曰還車言邁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曹子

建雜詩曰離思故難任晉京洛陽也爾雅曰水草交為湄向曰國外曰畿晉都洛陽故云晉京湄水岸也

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

善曰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

威夷阻也

濟曰縈繞也曲阻曲山也峻大也威夷長貌

貌綠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

濫泉龍鱗澗激波連珠揮

善曰東京賦曰淥水澹澹澹與淡同韓詩曰昔我往矣楊

柳依依薛君曰依依盛貌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酈元水經注曰允街谷水文成蛟龍允音公街音牙

洞簫賦曰揚素波而揮連珠良曰金石之前庭樹沙
水感為文如龍鱗激水散石如珠之揮散

棠後園植烏桺

甲

靈囿繁石

善作

榴茂林列芳梨

善曰上林

賦曰沙棠櫟儲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桺沙棠樹毛詩

曰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若榴也西京雜記曰上林有

芳梨翰曰皆果木

名囿園也言靈美也飲至臨華沼遷坐登隆坻池玄醴

染朱顏但愬枉行遲

善曰毛詩曰舍其坐遷鄭玄詩箋曰坻水中之高地邊讓章華臺賦

曰激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王仲宣公

譙詩曰但愬枉行遲銑曰坻岸愬告也玄醴黑黍酒

也揚桴撫靈鼓簫管清且悲

善曰楚辭曰揚桴兮撫鼓毛詩曰簫管備舉王仲宣

公譙詩曰管絃發徽音度曲清且悲向曰揚春榮誰

舉也桴打鼓杖也言擊鼓吹管之聲清而悲

不暮

五臣作耀

歲寒良獨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善曰春榮

喻少

歲寒喻老也

周易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論

語曰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阮瑤為魏武與劉備書

曰披懷

解帶投分記意分猶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

此弃仇讐

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建老白首萬石君

尚無恙也

易曰殊塗而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

與綠珠

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

內見之

因喚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

忘之

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收岳石先送市

亦不相知

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

謂白首同

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識王隱晉書曰岳

父文德為琅邪太守

孫秀時為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

仁遇也

濟曰春草俱耀歲寒不凋落者亦少也喻平

常之時誰不相親

至於急難而在者良亦希也言我

投分義寄於爾與金石比堅白首與爾同歸於終也

投分義寄於爾與金石比堅白首與爾同歸於終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

五言 善曰沈約宋書曰王弘為豫州之西陽新蔡

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又曰庾澄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

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至湓口南樓作

謝宣遠

善曰瞻時為豫章太守良曰王弘為撫軍將軍後庾被徵還撫軍送至湓口

瞻亦將赴豫章三人於此叙別故賦是詩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

五臣作及南服

善曰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已守官而蒞南服也

左氏傳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五服也翰曰祇敬也謂庾西陽召北還也守官謂宣遠南赴職也

服諸侯之國也

方舟析舊知對筵曠明牧舉觴矜

五臣作務飲餞指

途念出宿

善曰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楊仲武誄曰惟我與爾對筵接机蒼頡

篇曰疎曠

也舊知庾也明牧指王撫軍也劉琨答盧諶

詩序曰舉觴對膝

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陸士衡

贈弟詩曰指塗悲有餘

銑曰方並析

別曠遠也明牧謂王庾也

出宿此郊也

晷有成速

向曰晨時晷影也言來

時未期離別日影急速

頽陽照通津夕陰暖

平陸榜

送

人理行臚

盧

輜軒命歸僕

善曰楚辭曰日晡

而下頽張揖子

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

榜人船長也說文曰臚船頭

也吳都賦曰輜軒蓼擾

毛詩曰輜車鑿鑿揚雄荅劉歆

書曰嘗聞先代輜軒之使

濟曰頽陽落日也言日

暮去者理舟還者命駕將辭

也臚舟也輜軒輕舟也

手東城閨

因

發櫂

直

西江隩

五臣作渙音郁善曰說

文曰閨城曲重門也爾雅

雅

曰隕限也郭璞曰今江東人呼離會雖相雜善作逝川

浦為隕良曰閨城曲澳亦曲也離會雖相雜善作逝川

豈往復善曰言離而復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川之流

秋曰離則復合則復離親或為雜非也翰曰庾與

王離宣遠與王會故云相雜也逝川豈往復喻時不留

也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善曰周易曰書不盡言言

敬申弔於比干寄長懷於尺牘說文曰牘

書版也翰曰言一尺之版不可盡其情也

鄰里相送方山詩五言出靈運永嘉郡守丹陽郡圖經

曰方山在江寧縣東五十里下有湖水

舊揚州有四津方山為東石頭為西

謝靈運銑曰靈運為永嘉太守

故鄰里相送於此作詩

祗役出皇邑相

五臣作指期憩越

善曰役所蒞之職也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曹

子建詩曰清晨發皇邑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都東甌時俗號東甌王徐廣曰今之永寧也

向曰皇邑京都也憩止也甌越越之別名解纜力及流潮懷舊不能發
善曰吳志

曰更增舸纜然纜維船索也西都賦曰攄懷舊之蓄念銑曰纜繫船索也潮江潮也言解纜及潮將去懷其

故人不能即發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

可歇積疴謝生慮寡欲罕所闕

善曰王仲宣公宴詩曰含情欲待誰古詩曰所

遇無故物說文曰疴病也老子曰少思寡欲良曰析析風吹木聲也含情謂含別離之情言含別離情已多

感歎遇此風物更益難歇言積病是慙資此永幽棲豈
攝生之慮但能寡欲則希有其闕失

伊年歲別各勉日新志音塵慰寂蔑

善曰郭璞山海經曰山居為棲周易

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

江介荀組七哀

詩曰轍兮轍兮何其寂蔑一作減

翰曰伊惟惟思也

資寡欲之理為幽棲之道豈須思年歲之別各勉

日新之德時附音塵慰我寂蔑之懷也蔑無也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

五言 善曰十洲記曰丹陽郡新亭在中思里吳舊亭也

梁書曰范雲齊世

為零陵郡內史

謝玄暉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謝朓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

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尉事江

祐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祐白遙光遙光

收朓下獄死 銑曰新亭亭

名范雲代為零陵郡內史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

善曰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

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急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帝游於江淵沅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

二女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靈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

帝謂堯也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死於湘水因為湘夫人向曰洞庭山名黃帝奏咸池之樂於上瀟湘江之別

名帝女游之即楚辭所謂湘夫人是也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善曰歸藏啓筮

曰有白雲出自蒼梧入于大梁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猶

善曰鄭玄毛詩注曰驂兩駢也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悵望天陰雨雪滂滂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

夷猶猶豫也濟曰驂馬輟止也夷猶長望貌謝在陸故云停驂范在舟故云止棹廣平聽方籍

茂陵將見求

善曰言范同廣平而聲聽方向籍已當居茂陵之下將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郭

表字林叔為中郎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表

曰賢叔大匠渾垂稱於平陽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

家王子邕繼踵此郡欲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

以德化善為條教百姓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

書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良曰周處為廣平

太守三十年滯訟一朝斷決籍籍甚也司馬相如謝病

居茂陵言心事俱已矣江上徒離憂善曰楚辭曰思公

今求為此

曰上未能及周處之籍甚下未果同相如之

謝病故事俱已矣對此江波之上空懷離憂

別范安成詩

五言 善曰梁書曰范岫字樊賓齊代為安成內史

沈休文

銑同善注

生平

五臣作平生

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善曰言春秋既富前期非遠分手之際輕

而易之言不難也漢書灌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

李夫人書曰每至當別未嘗以為易向曰言少年之時別離以前期易也

及爾同衰暮非

復別離時

善曰言年壽衰暮死日將至交臂相失故曰非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曰今

君年長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濟曰言今同其衰老非是別離時恐不復相見

勿言一樽酒

明日難重持

善曰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良曰勿以此一樽酒為輕生死無期明

日恐不得與之重持此也持執也

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善曰縵縵嘉夢賦曰

心灼爍其如陽不識道之馬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

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迴如此者三
夢與朋友相尋迷不識路約云同此無以慰我相思
之心

文選卷二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南光普